

特別  
20  
2956  
11



持  
門 20  
2956  
卷 11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上木

陳子龍臥子

何剛愨人

選輯



吳嘉胤繩如叅閱

葉文莊公奏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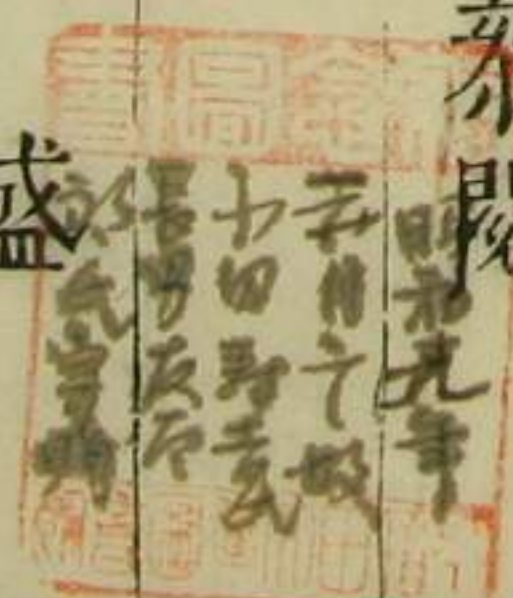
疏

邊務疏

防守

葉

盛



題為邊務事據等備西貓兒峪馬營周賢呈該兵部  
議擬奏准都督楊能建言事理有警着令領軍與大

同宣府官軍互相期約出奇勦殺等因。案查先該都督孫安具奏兵部奏准令于馬營專一操守。今又奏前因欲便遵守。奈緣本營馬隊止有官軍二千四百餘員名。內除無馬官軍五百四十餘員名。令其專一屯種。其有馬官軍一千八百餘員名。又要守城守隘。并長哨夜不收等項。止有一千五百餘人。抑且地臨極逼。逼近胡虜。四通八達。最爲緊要喉襟之所。宣府懷來藩籬。先年達賊犯邊。俱從大小石門樺皮嶺并獨石等處入寇。所繫非輕。設若有警。本職將領官軍

前去會合出哨。恐賊譎詐。倘有掩襲。聲東擊西。一旦又從本營地方突入侵犯。本營孤懸狄境。人少力弱。外實裏虛。猝無應援。使進退不能成功。必致悞事。况獨石馬營雲州等堡人馬。已有欽命宣府副總兵都督等官孫安等提督節制管轄。各城各有分委。都指揮等官職掌。豈敢擅自調領。如有緊急。若領本營官軍出戰。則營堡空虚。缺人守備。若依先奉原議。勘合事理。專一操守。則又違慢。今奉欽依。得罪非輕。進退兩難。理合通行具呈。乞爲照詳。定奪。庶免悞事。等因。

伏念臣以一介書生叨受邊寄。藩臣之體本當奉行命令。但邊事甚大。理難緘口。况周賢所言亦為有理。臣更請以周賢所未言者為陛下言之。臣聞兵法有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又曰。能守而後可戰。兵法未暇論。楊能獨不知往年獨石馬營。楊俊弃城之事乎。獨石馬營口外各堡。俱是唇齒堅壁。足食足兵。人各專城。別無沮撓。尚且一籌不展。弃城而逃。今大同迤西至右衛。宣府迤東至獨石。相去數千百里。重山峻嶺。深溝斷澗。自口外龍門迤西邊墩之外。別無設

置。一有聲息。動輒梗絕。楊能乃欲以不可測度之賊情。以貧難復守之士卒。以轉輸有限之糧艸。預為會合之過計。遠赴數千百里之期約。臣誠愚昧。未見其可。其言似乎可聽。其事未必可行。可以動廟堂而不可以欺邊人。可以惑一面而不可以掩眾目。臣與都督孫安等在邊。但知無事之時。愛軍惜馬。修器械。謹烽火。嚴兵自備。慎固封守。酌量人力。增修墩堡。于以制要害之虜衝。于以便耕作之人畜。近又將往年貪黷總兵鎮守內外文武官員莊田數百餘頃。一一勘

○與○廟○堂○計○寔○有○異○同○不得○一○繫○依○奉

○邊○上○情○形○

出分。派。貧。軍。使。之。分。班。操。練。儘。力。屯。種。以。養。人。力。以。收。人。心。設。若。旦。晚。有。警。持。我。之。逸。乘。彼。之。勞。守。戰。隨。機。應。變。在。我。使。賊。欲。為。久。住。則。野。無。所。掠。而。動。止。狼。狽。欲。為。南。牧。則。恐。躡。其。後。而。首。鼠。狐。疑。犬。羊。無。賴。坐。取。敗。亡。必。不。使。之。有。得。意。之。日。且。幸。邊。境。小。康。天。年。豐。稔。庶。幾。人。力。稍。裕。人。心。稍。孚。以。須。軍。政。修。明。士。氣。振。作。復。仇。大。舉。豈。無。其。時。而。又。上。賴。陛。下。盛。德。九。  
此疏猶有在垣中。建白意不止邊。臣論邊事而已。  
 重。之。上。根。本。之。地。進。君。子。而。退。小。人。百。官。之。衆。心。術。之。微。戒。陰。邪。而。勉。忠。直。下。服。人。心。上。回。天。意。區。區。也。

先。逆。賊。將。呼。之。而。不。來。驅。之。而。不。行。矣。臣。迂。濶。之。見。犬。馬。之。誠。端。在。于。此。若。如。楊。能。建。言。所。謂。會。合。天。兵。蕩。滅。腥。醜。臣。實。未。聞。古。人。有。言。曰。生。事。邀。功。終。匪。朝。廷。之。利。願。陛。下。無。忘。此。言。臣。又。竊。有。獻。焉。今。日。邊。上。大。事。臣。之。所。憂。蓋。不。在。于。宣。大。之。不。能。會。兵。而。特。在。于。宣。大。之。官。多。而。不。和。望。朝。廷。力。為。調。停。早。為。主。張。邊。境。幸。甚。臣。非。不。知。和。同。靜。默。可。以。固。位。叟。奴。忤。衆。足。以。取。禍。顧。以。疎。遠。之。跡。受。恩。深。厚。今。為。此。言。在。廟。堂。為。忠。告。在。陛。下。為。獻。忠。况。國。之。大。事。在。

乎兵戎而又為邊臣之職守反覆思之不能自已乞  
勅兵部計議定奪施行

撫服殘寇疏

安撫殘寇

諫得我國家之與逆賊也先誠萬世必報之仇朝  
廷念邊儲未克人力未裕故問罪之師未即興舉  
皇上之心即古先聖王待時而動動在萬全之心也  
臣等切照兀良哈等衛達賊在北虜最為精悍驍勇  
及刺等部下人馬皆所不及祖宗以來設衛安插  
寬撫得宜不曾為患後來逆賊也先潛蓄異謀妄加

吞併搶鹵追逐不能寧居欲新北虜之擾當先收加之處置乖方或邊將貪

孫類三衛收三衛常使之悔利有名此刑禦之

功生事殺掠戕害使之進退狼狽計窮力屈不得已

要策

脅從也先往年逆賊入寇皆此賊為前鋒蓋一則藉  
其勇力一則視為異類一則使之雪其宿憤逆賊之  
得以一時僥倖者蓋其善用兀良哈殘賊故也今聞  
賊中有信受也先約束跟隨往來為腹心之人者有  
因受逆賊酷虐偷拐馬匹前來沿邊一帶苟全喘息  
者十百為羣各帶騎馬家小東西往來趨逐水草打  
圍過活近來邊墩上瞭見人馬及所謂野達子皆此

輩也。臣等竊謂此賊殺之既有可矜。且不足謂之雪恥復仇。不殺則恐在邊日久。窺覘稔熟。又復被脅。歸之也先。其爲患害實是不小。臣等欲乞 朝廷特降安撫殘寇木榜。諭以 祖宗設衛參養之恩。與近來撫馭失所之故。若能糾衆歸順。 朝廷必爲區處安插。腹裡地面。如其執迷不悟。或聽別部指使。沿邊往來。窺覘侵犯。則立調大軍。通行勦滅。上以宣君父之德意。下以離逆賊之腹心。且既得其人。可以先知虜情虛實。因而取勝。亦可參養日久。因爲我用。從此聲

罪致討。滅恥除兇。伏望 皇上特召在廷諸臣。詳定可否。務使殘寇見之。必堅歸順之心。逆賊得之。亦無藉口之釁。然後降式施行。每面前寫直書。後寫夷字。臣等依式刻成木榜。選差敏捷。夜不收。乘夜將前項木榜。離墩三四十里之外。有水艸去處安放。若此賊果有生道來降。臣等則當另行奏聞處置。設若此賊執迷不省。仍復在邊出沒。別爲構結。侵犯之謀。臣等奏請會兵夾道。獎率三軍。搜捕殘寇。使無遺類。如此庶得問罪有名。而受殺之人。亦無怨無悔。所據大同

宣府等處各邊可用去處亦乞裁處緣係邊情重事  
伏乞裁示施行

邊務

八貢使臣

題爲邊務事照得北虜今年進貢使臣于大同陽和  
宣府馬營等處分道而來其躡踏路道窺覘軍馬逆  
謀奸計昭然可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臣切惟進貢  
一事中國近年自與瓦刺通好以來止是大同宣府  
兩處大路許其出入蓋兩處係是總鎮地方錢糧軍  
馬蓄積屯聚皆非所屬城堡可比及至臨期又調所

屬城堡軍馬壯觀以振軍威以懾虜心今一旦虜人  
分道入境如宣府地方馬營又係極邊緊關要路今  
年亦有虜使從此入境若不與之戒約遵守舊規聽  
其自行來去切恐非惟城堡軍馬被其掣制拘碍難  
以調發及邊方虛實被其偵伺稔熟他日託此爲由  
分道入寇重爲邊患且自此以後凡事不循舊規無  
所忌憚驕蹇縱恣妄自尊大無厭之求非分之欲其  
爲禍亦豈小哉臣在宣府館待入境使臣那哈赤及  
卜花奴侍郎時曾問及以爲爾等今歲來朝不依常



年事例不循入境故道各邊分道入貢或稱係也先使臣或稱係各衛使臣其皆也先使令主張或自各衛各自主張有那哈赤等答以並不係也先使令主張俱自各衛各自因其所住地方取便入來等語臣惟此言譎詐雖不可信而機會則有可乘臣議得前項事情干係邊務乞勅兵部將前見在京使臣諭以常年事例入貢故道使之遵守照舊俱從大同宣府出境仍行口外馬營所收弓箭着落原收官員送至宣府聽候原來使臣回日交割仍乞 聖明于使臣

回還之日通行請勅也先今後務遵舊規戒約部屬凡有進貢使臣各要仍從大同宣府大路入境若仍似今年聽從各衛部屬擅自主張各因所住地方取便分投入境卽係犯邊已令邊將俱不放入止知按兵廝殺而已如此庶使虜酋知愧奸計莫施而背約違盟其曲在彼唯 聖明留意

捷音疏

兩廣盜賊

以下文莊巡撫廣東時所

題爲捷音事先次大藤峽等各處擒殺首從賊徒三千二百餘級于天順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馳奏訖

續該會官議得兩廣賊巢。大概以交界江路龍山大藤峽五屯等處爲中路。柳慶爲西路。曹村木頭峒高肇等處爲東路。連賀爲北路。其北路會合湖廣另行。卽今我師總營見駐中路江上。緊抵大藤峽賊巢。居中節制各哨。調度諸軍。節次殺獲數多。嚴兵困守。且勦且撫。山老人等詣營乞免訴。係平民被脅。情願領牌。向化者絡繹不絕。蓋賊之腹心已傾。巢穴已破。西北兩路賊謀旣伐。賊胆俱寒。連日分調南北二哨。痛勦龍山等處。俱已克平。軍威大震。地方稍寧。其高廉

間有出沒。多係舊年越過流劫之賊。五屯等處係兩廣切近災害。湖州山海賊徒尤當乘早撲滅。俱合分兵搜勦。該征夷將軍總兵顏彪等。各于天順五年十一月日期不等。分投躬親督率兩京漢達。并江西湖廣沿江等衛所兩廣官軍土兵民壯。欵夫報効官吏人等。直抵潯梧廉潮等府。靈山程鄉平南貴縣五屯大同等里。曹邨等處。遙年爲惡。有名賊巢。攻勦。有各賊攜妻負子。奔入高崖峻嶺。深菁密林。結爲巢寨。築立排柵。四圍挑坑。挖塹。暗下蒺藜。菰簽。專恃山險。明

則滾木擗石，暗則裝塘設伏，搖旗吶喊，架弩持標，列陣對戰。其潮州民賊，僞稱名號，妄擬官爵，結聚數多，尤爲猖獗。當督官軍人等，或用計誘致，或攻圍追殺，衝冒瘴毒，伐木運土，搭橋填路，殺敗賊衆，燒燬巢寨，賊徒投崖落澗，溺死漂流者，不計其數。節次解送捷報前來，通查得擒斬過首從賊徒，廣東潮州府首賊羅劉寧、張福通等，木頭峒等處首賊劉公照、劉公陋、劉公懇等，廣西五屯等處首賊周優、王貌度等，龍山等處首賊陳公壇、覃公仲、王父齊、覃公臘等，功次案

候類奏，仍行撫安驚疑，并脅從向化夷民，及催督各哨，作急追勦，未獲餘賊，另行外，臣等復會同各官，叅照兩廣盜賊叛服不常，數年以來，愈加猖獗，固由地方官軍不能擒殺，亦由兵力單薄而然。且如龍山已該一十餘年，不曾用兵，比先用兵，每年所得或幾十餘級，或數百餘級而已。今年旬日之間，斬殺二千餘級，大同五屯等里，俱係大山長谷，高崖陡澗，彼處被害父老，迎接王師，以爲從小至老，不曾目見，以此蠻賊知懼，一聞神機銃響，輒疑天雷迅殛，一見明監官

明監官軍

即達官達軍也兩廣人畏之後朝廷欲調取軍輒稱白帽天兵聞風震懾無處逃生乞免來降救

回文莊奏留三百人帶鎮廣中

歿不暇出師將及半年所向靡不克捷此皆仰賴

皇上神功 聖德所致

地方事疏

議置將官

題為地方事准鎮守廣東副總兵歐信手本天順六年十一月二十九等日節據各處飛報廣西流賊分宗水陸前來肇慶新會等處流劫且聲言劫掠官窰廣城等因議得兩廣先年止有廣西猺獞久為民患因有征蠻將軍掛印鎮守後因宣德以來廣東官民

不為後慮招引廣西獞蠻越境佃種空閒田地自此漸生流賊勾引出沒近年廣東黃蕭養作耗始設副總兵鎮守查得猺獞蠻賊二十年來攻破兩廣州縣二十餘處雖即退散修復軍民受害已極前年廣西攻破北流藤縣廣東流劫珠池官窰事勢危急伏蒙欽命大軍特下斬首萬餘今半年之上僅得稍寧軍民稍甦不料今秋廣西自撲古河毛峒賊遂驚疑扇動又聞復征各拋棄巢穴流過廣東行劫與昔無異臣等切惟廣西賊巢其于附近鄉村人民屢經遭劫

家既貧薄。又多防備。兼之本處官軍。時常與賊廝殺。素號強勁。又有土兵狼兵。賊頗知懼。其廣東地方。比之廣西。數倍寬濶。山川隔遠。經賊尚少。富庶猶多。人民軟弱。兵力亦然。且全無土兵狼兵。其所在官軍。僅勾守城。所以流賊行劫。如蚕食桑。廣西已徧。潛過廣東。避強就弱。由近及遠。蓋亦理勢之常。又兼兩廣將官。各無統攝。東省惟曰廣西流賊。貽害廣東。失機之罪。廣東受之。西省則言各守地方。止能本處勦賊。不能照管別境。東省若謂廣西撲勦。致賊流劫。西省則

言界內賊徒。如何不勦。甚至廣東以西。將為放賊。廣

西以東。將為怯懦。謗毀日增。遂成嫌隙。爾我不顧。若

非臣等極力調和。誤事不待今日。今臣等看得廣西

駐衛梧州。以控御兩廣。今則移鎮肇慶。

梧州府。是兩廣交界地方。北抵會城。南抵交趾。程各

半月。東抵廣東省城。順流而下。僅逾七日。最為緊關。

中路控扼兩廣喉襟之地。流賊往來。必由梧州。北南

兩江。水面儉度。因無將官重兵總制其間。又因先年

原守廣西地方。貴州湖廣官軍一萬五千。俱不赴調。

舊守營堡。俱各廢棄。以此不能守把。賊人肆志。伏乞

皇上特勅該部會議合無于梧州立為帥府掛印征蠻將軍總兵官鎮守節制兩省會官專管軍馬盜賊事務其兩廣各止設副總兵一員廣西柳慶潯梧等處照舊設立左右叅將二員廣東高雷廉州設左叅將一員肇慶韶州設左叅將一員悉聽鎮守總兵官調度如此庶得耳目一新號令丕變將權歸一地方行事纔得爾我相和彼此相顧實為經久便益謹題

邊方用人疏

添設叅贊道

以下文註為宣府巡撫特所上  
題為邊方用人事照得宣府地方控禦胡虜切近京

師實為北門屏蔽而口外獨石赤城等八城堡孤懸境外尤為宣府重地往年逆虜入寇守將匪人雲州失守人心動搖從而掣回獨石馬營人馬以致憑陵無忌直犯居庸使當時八城得人固守必不至此由是觀之其為重地可知已。但八城相離宣府窈遠蓋自正統景泰以前俱用副將分鎮仍有文臣一員在彼協贊行事故得事體周當兵食有方前行之已有明效然所用文臣又必管理軍中事務若止管糧亦為非便今看得彼中分鎮右叅將都指揮黃瑄號令

頗嚴，素有執守，可謂得人。惟無文臣協助辦理，未免規畫未周。臣雖濫叨巡撫，不能專在彼處。即目虜酋變詐，聲言入寇，且龍門所侵犯二次，獨石馬營累有奸細踪跡，雖即退回，其謀不測。緩急之際，難保無虞。訪得監察御史張鵬，曾經巡按口北，戶部郎中王育曾在赤城管糧，兩人俱負才能，俱有潔操。口外軍人傾慕風采，臣一介庸腐，素不知人，但薦賢為國，區區寸誠，可對天日，伏望 聖恩軫念邊方重地，用人重務，特勅該衙門會同看詳。臣言倘無妄謬，將各官定

奪一員。邊陲設參贊道，臣不當銓序也。故要詳定。仍照往年事理，賫勅前來管事。兼管糧儲，則邊方之幸也。

官牛足邊久計疏

耕種官田

題為官牛足邊久計事。案照先該提督守備周賢奏稱，聲息不絕，乞將口外獨石等處先年領銀四千九百五十兩買到，見在官牛一千八百四十五隻，共六百五十二具，馬步每隊量留一具，共牛三隻，摘撥軟弱軍人養種，照例上納餘糧，買補馬牛，措置軍裝，賑濟貧軍等用，其餘俱給與缺牛原額屯軍，并復業舍

餘領養等因。奏奉 英宗皇帝聖旨。該本部欽遵。查得前項官牛。係是本部議行。并總督邊儲右僉都御史李秉建議。節次奏准。行令彼處監收糧斛。叅政等官葉盛督運。勘給整理。去後。緣前項牛隻。給與各軍自種。均收餘糧入官。易買馬匹。措置軍裝等項。本以優恤邊軍。且耕且守。今叅將周賢奏稱。前因未審。有無相應。合行彼處總兵等官。會議前項牛具。如果置石等城堡軍人。領種上納餘糧。聽候買補馬牛。措置軍裝等項。於軍有益。仍照舊例施行。若是有妨各軍

操守。就便取勘原額缺牛屯軍。及復業舍餘。從公給俵耕種等因。具題奉 英宗皇帝聖旨。該總兵官都督楊能。議得且耕且守。經國遠謀。不可輕廢。況且大同宣府。自經兵以來。人畜蕩盡。田廬荒蕪。幸而 朝廷大發帑金。特差京官于河南山東等處買牛給發。以爲足邊之計。其數不敷。又發邊庫官銀。充買數年以來。邊儲稍積。人得聊生。夫何法立方行。便益良多。而立法之人。去尚未遠。何乃奏稱勞軍未便。要行改廢。今會議得未可遽弃。合照舊例施行等因。在卷。臣



今會議得。臣等于成化元年分。通查得前項口外并宣府合屬地方。先年原買前項官牛。共該五千餘隻。中間有例前例後倒歿老弱變賣。不曾買補。及官員役占倒歿之數。俱各查勘得出。設法陸續買補。又將舊有餘糧添買牛隻。見在共分爲一千八百餘具。嚴行叅將等官。督令各該守備堡等官。摘撥馬步隊無馬軟弱不堪出戰軍人。那充給領耕種官田。今年雖有災傷。亦頗收成。查得軍中騎操戰馬。自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詔書例後。至今年九月十五日止。各

哨征傷架砲倒歿。應該買補。還官騎操官馬。共該二千六百餘匹。此係緊用征操。每匹或用銀七八兩。或十餘兩。纔可收買。常年各處俱于原領軍人名下。杖併買補。中間貧苦邊軍。計窮力屈。朋合科斂。或不得已而典兒賣女。又不得已而除糧扣糧。究竟馬匹難完。十欠六七。軍士逼竄。十常二三。上下難爲。公私俱困。今年因有前項官田餘糧。設法銀兩。頭運差人于山西保定等處買馬。約一千匹之上。即今秋田粗細糧食。量除牛料子種等用。次運再行發買。雖有欠馬。

計亦不多。而官府不煩杖併之勞。貧軍不知朋合之

堡確有成驗

苦。不動聲色。邊事可了。此皆官牛官田所致。明効大

驗。然非英宗皇帝日月至明。戶部當時參詳明白。

宣府總兵等官楊能相玉徐敬等。力持公論。則良法

美意。廢壞久矣。臣等切惟立法非難。守法為難。蓋任

官用人。更代不常。而流言異說。易于搖惑。伏乞 聖

明。特勅該部計議。前項軍中官牛官田事宜。請勅宣

府邊方守臣。著立定規。其見在官牛。務要時常禁革

奸弊。用心查點孳牧。設法買補。不失原數。所收餘糧

嚴切稽考。買補官馬及買補事故官牛。置辦軍裝養

濟貧難等用。不許役占侵欺。各官不得假公徇私。因

而沮壞。則貧軍有賴。邊事克濟。而 先皇帝之良法

美意。永永不隳。

修復屯堡保障軍民疏

修復屯堡

題為修復屯堡保障軍民事。查得宣府各衛舊纂修

底冊內。該奉總兵官武安侯等劄付。永樂四年四月

二十一日。節該欽奉勅諭。屯堡務要壕塹堅深。日夜

遣人望高哨瞭。不可頃刻少怠。欽此。永樂十九年六

月二十七日，節該欽奉，勅各處城池務要十分整理得堅，屯堡務要修理得停當，擺佈如法，便如一座城一般。朕將親來巡視，欽此。永樂二十年十月初八日，節該欽奉。聖旨：但是沿邊及各難守屯堡，即將人口頭匹盡數收拾入堅固屯堡內居住，務在堅壁清野，使寇無所得，必然就擒。欽此。臣等切惟戎狄為患，自古有之。欲聲其罪狀，則不可勝誅；欲絕其種類，則勢有未可。久安長治之策，惟在備禦之有其道耳。伏觀已上。太宗文皇帝勅旨諄諄，功效可見。自後承

平日久有司奉行，未免懈怠。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如河間、涿州等處，因是城池不固，尚自驚疑不守。其餘屯堡不言可知。臣等近因巡歷邊口，詢審年高遐聞，見在庄屯居住軍旗人等，共稱本年賊搶之時，其屯堡或有牆壁稍完，人畜藏躲，在內賊人雖是窺伺，不敢進入，亦得保全。但弃家上山者，不分險易，俱被搜殺，慘毒難言。又如近年毛家溝達賊入境，凡本庄牆壁完好者，人畜無虞，無牆去處，即被慘掠。以此觀之，屯堡之有益于人多矣。臣等竊料虜酋即今肆志

大○虜○之○入○止○捨○村○落○不○攻○堅○城○歷○來○如○此○

搶掠西邊。日下各邊。難保無虞。操軍練馬。固是本等。而修理屯堡。誠亦急務。宣府一方。沿邊一帶。自副總兵孫安修復。至今逾年。於緊關要害去處。修築堡子。通計五十餘座。俱係附近屯種軍民在內。各有梁頭敵臺。撥軍相兼固守。名曰拒敵堡。亦頗周至。惟是四散及腹裏屯堡。因循年久。墻壁未完。愚民習懶。不爲後慮。若議修築。僉謂勞人妨農。不知一勞永逸。且被賊殺。較之勞一時。妨一業者。其輕重何如。欲乞聖明特勅該部計議。行令嚴督都司。以屯守等官

省令此等。原有屯堡。及庄疇去處。趁此春和土融。及秋成農隙之際。各隨見住居民。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或酌量并轄。俱要高築墻壁。脚濶五尺。頂收三尺。其願有築墩挑壕。及申稟上司。築立拒敵堡者。聽各爲保障。晝夜謹慎。有警之時。量賊多寡。或併力固守。或一時躲閃。乘間投入城堡。庶使賊人侵境野無所掠。且知有備不敢深入。亦可少紓生靈荼毒之苦。其各邊并北直隸先年原有屯堡。今見在村庄去處。合無一體責成修理。

經畫邊儲疏

題爲經畫邊儲事。成化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欽奉勅。朕惟思患預防，國家至計。近因各處水旱災傷，賦稅減免數多，戶部已行節次議擬通行區畫去後，第恐有司視爲泛常，略不究心。勅至爾，即督同司府官員，照依戶部節次議擬淮安保定等府，并兩廣四川納米事例，通行斟酌，出榜召人，于缺糧去處上納，以備官軍支用。且爾巡撫一方，則一方安危，係爾一身，可不思患而預防乎。凡可以安民弭盜之術，聽爾熟思審處而行之，必使人民安妥，盜賊屏息，斯稱巡撫之職。臣竊聞之，經曰：窮則變，變則通。言理道貴乎變通也。唐虞之治，蓋莫不然。我朝列聖所行，多亦從時損益。臣一方雖小，莫非王事。累奉勅旨，曰：聽爾從宜處置。曰：聽爾熟思審處而行之。臣亦自謂苟利國家，不敢避事。但緣邊儲事宜，委官人等，類多拘守常例，惴惴焉。惟是畏懼該部叅駁，雖欲興利除弊，實難見諸行事。臣謹經畫數事，開陳。特勅該部看詳計議定奪。

計開

一件以陳易新免壞艸束事。臣惟管理錢糧。固是煩難。管艸一事。更無善法。以其難于蓋藏。易于朽爛。故也。邊方艸有二等。一爲備冬。馬軍自備艸。不出通關。餒馬半年。隨馬隨了。於中則有役占懶惰。有馬無艸之弊。一爲預備積塚。艸出給通關。有警方支。不許擅放。但緣邊方俱係小城小堡。中間上納堆塚。既無京師慣熟之人。其或警急無聞。軍馬不到。無由動支。雖經年年插補。苦盡。坐見朽爛。循環之虛數尚存。在場

之艸束無有。負累收艸官攢。數十餘年。不得了結。或告體勘燒窯糞田。或經赦宥免追免問。糜費錢糧。甚爲可惜。前件合無今後不拘常例。以陳易新抵數收放。且如宣府在城。馬軍隨馬自備艸束。每年不下一百萬束。秋期採打。完日。卽令送場上納堆塚。出給通關。聽候有警支用。別將遠年挨陳艸內。酌量抵數放支。喂馬則備冬之弊。可革。官攢之累。可免。馬得飽騰。艸得食用。新艸得以耐久。舊艸得以支銷。不致委有用爲無用。公私有益。經久可行。

一件收糴糧料，利于蓄積事，查得正統十四年夏季宣府糧料二百一十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三石五斗五升，今成化二年春糧數相等，惟是欠少糧豆二十五萬有餘，合當多方措置，務及先年之數，及照尚書年富都御史李秉先在宣大時，將官庫銀兩，或春初給發耕種之家，至今還納糧料，或秋期出榜收糴，納獲通關後，領官銀俱隨時價定立斗頭上下利便蓄積數多，近戶部因防官豪貪利作弊，有例停止，臣惟時價收糴糧料及鹽糧上納本色二事俱地方官豪，不過鎮守總兵等官，其各官若敢仍前作

弊，既有臣濫叨巡撫，又有巡按御史及戶部管糧委官，犯有常憲，孰敢容私，未可因噎廢食，致悞錢糧大事。但須似往年發運官銀，纔可勾糴，臣先已移咨具奏，請乞發銀前來，未奉明降，前件合無俯就邊方發運銀兩，仍照舊例許照時糴糧，以為防患蓄積之計，候糴有餘糧，該部查照量減山東山西艱難遠運，其利不小。

一件暫折遠州，官民兩便事，查得宣府預備積塚州東，正統十四年夏季不過一百萬有零，初不以為少，

今成化二年春，六百六十六萬七千之上，猶不以爲多，而恒慮其少者，以當時犯邊賊少，不動京軍，今則賊屢犯邊，動調京軍故也。每歲坐山西納艸五十萬束，草束粗重，難于遠運，初年本處運來，車摧牛斃，十分負累，近年小民賫價，自至宣府地方，近者本處，遠不過蔚州等處，買艸上納，州縣科歛盤纏，使用其弊已多，及其既到，或奸貪軍舍，或官豪勢要，從中包攬，其弊尤多，入場之草有數，彼此之弊百端，疲民不勝遠勞，官府被其攪擾，今年太原縣委官能幹，本縣該

納草二萬五千束，每束止收雜銀四分五厘，一併封赴宣府具告，令其買納，極爲省便。前件合無今後前項艸束，行令彼處巡撫等官，于本布政司，每艸一束，折收足色白銀四分，煎銷成錠，委官送至宣府官庫交收，候秋收之際，臣等酌量時價，許令諸色人等，先上艸束，納獲通關，後領銀兩，若遇價高，另行議添徵補，若價賤，積有餘銀，本庫作正支銷，倘值宣府年歉艸少之時，仍令徵運本色，如此庶在官在民，兩得便利。山西小民，可以少甦，而艸場亦可以絕包攬之弊。



一件量減鹽糧足給馬料事。照得戶部先因口外獨石等四倉急缺糧料，奏開淮浙長蘆河東官鹽共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二引，止因斗頭太重，無人上納。臣曾具疏，亦已量減。若使有人上納，亦可得糧四十餘萬。今查得自開中以來，將及三年，止有淮鹽上納過米豆三萬之數。其浙江長蘆河東之鹽，並無一人告報上納。訪得宣府上鹽比之大同不同。宣府淮鹽每一千引，用銀五百兩以下。大同止四百兩以下。蓋緣宣府軍衛地窄糧少，而產豆更少。又兼口外山路險遠，非大同路道平坦。地方寬濶，人民繁庶，之比其獨石馬營。先因宣府官軍在彼駐劄，殺賊支盡料艸。至今料豆十分缺少。又通查宣府各倉料豆，視正統間尚少二十五萬有奇。誠為急需。臣惟商民中鹽非為報國，其心止于謀利。今至虧折資本，豈肯陟險開中。前件合無再加減輕斗頭，多定黑豆分數，令其急于趨利，於居庸關南大同等處，糴運前來，爭先上納。庶使虜情不測之際，萬一有警，馬料克足，不致悞事。

一件照舊添設管糧州官事查得宣府倉場二十餘處正統間每倉添除衛經歷一員提調收放三年考滿守支盡絕起送蓋緣錢糧重事而倉場官攢職小名輕易于挾制亦易于自盜添一名分稍重之人互相關防最爲良法迨尚書金濂等以各倉屬軍衛管轄作弊多端具奏改隸直隸隆慶保安二州其經歷改作各州判官吏目倉糧弊蠹十去四五後經裁減近年雖爲缺官提調奏添判官四員分投收放但每員分管四五倉道路往復動百餘里奔走不便故放

糧等候則山東山西遠運前來有停牛歇車買艸賃房經月不了之苦欲委衛經歷等官既妨本等職守又且不係守支愈加作弊查得天順五年獨石倉官攢爲包攬奸人挾制虛出通關事發都御史韓雍委郎中王育前去查盤虧折糧米一萬七千有餘切照倉官吏目一員每年俸給銀布本色米不過二十餘石今以一倉官攢作弊幾至虧折邊糧二萬得失多寡較然可見前件合無仍照正統間事例戶部行移吏部每倉除授判官或吏目一員前來提調收放其

見在判官就與註定倉分俱照例收放滿日起送如此庶得倉糧弊少遠運稱便

陳言邊務疏

邊務

題爲陳言邊務等事臣以至愚待罪邊方濫預臺職十年于茲顧瑣瑣事功無能效報衰病之餘似忘言責今略據邊方所見條列上陳犬馬之心芻蕘之見伏望 聖明憐其迂腐而察其願忠俯賜採納施行

計開

一件優恤被虜走回人口事照得各邊虜中走回被虜男子在虜年久或頗知虜情者奏送赴京送審畢御馬監驗克勇士小廝苦貌陋軟弱不堪發回原籍應當本等差役係是見行事例臣惟被虜走回之人俱吾赤子邊臣不能保障以致被虜連年陝西等處被虜人口不下萬計多有父母妻子已被殺歿孤子一身没入腥膻之地捶打使令百般苦楚故思慕中國設計逃回聞有走至中途被賊捉回殺歿其走回者百中一二耳今者發回應當差役倘遇軍衛有司不知艱難不加憐恤差役煩擾愈加苦楚致其自悔

逃回。甚者狡黠之徒。能覘虛實。復走虜地。因而作孽。若宋范仲淹之才智。尚致張元昊叛歸西賊。亦不可不爲之慮。再照走回人口。間有拐帶馬匹回者。因無定例。多令隨同送京。或因走傷中途。倒斃更爲累負。公私無益。前件乞勅該部計議。合無今後聽其自行貨賣盤纏。或令所在官司價買。給領騎操支遞。其走回人口。不堪克勇士者。沿途給與口糧。遞回原籍。該管官司識認完聚。除糧稅征操正差外。免其終身雜泛差役。庶使再生之人。知感天恩。而被虜之人。聳風而歸矣。

一件旌勸大臣事。照得前鎮守宣府總兵官永寧伯譚廣。逮事太宗皇帝。功在漠北。時號譚家馬。仁宗皇帝命守宣府二十餘年。邊境寧謐。修理邊防。遺跡猶在。後人得以因而整飭。且其公忠寬厚。識達大體。謹壇壝之祀。崇學校之政。至今兒童婦女。皆知其爲賢將。然未聞本官得有世襲。臣因而有感。將近年耳目所及。舉其一二。如廣西都督山雲。浙江都督許亨。寧夏都督張泰等。皆有賢名。皆不知其後何如。又

如政事文臣中純誠朴忠如王直胡濙高穀等。清德正學如儀智薛瑄楊翥吳訥等。風節凝峻如錢習禮李時勉等。廉恭體國如師達古朴顧佐王質魯穆李棠楊信民軒輓王守等。公勤才望如金忠張本魏源張駿羅汝敬劉中敷鄭埜王佐王忞侯璉徐琦王士嘉李嘉段民陳璉焦竑金問薩琦王恂張鳳沈翼年富賈銓等。監學模範如胡儼陳敬宗吳溥等。他如魏驥陳泰李敏馬謹等。未知存亡。要皆恪盡臣職。出于流輩。又有殁于王事有足矜念如都御史等官鄧啓等。亦皆未知其恤典之詳。洪惟我國家有道之長盈百年矣。仁賢輩出。中外大小皆有其人。臣寡陋之下。不能悉知。惟譚廣之賢。後來將臣勳績未居其上。未得世襲。至于文臣先朝曾有贈謚廕敘者。雖曰一時特恩。寔皆可行盛典。且近者朝廷舉行祖宗未行之盛典。凡係文臣見任三品以上官。俱得遣子入監。其卽唐虞三代敬禮臣下之盛心。恩盛渥矣。臣竊聞古人云。死之日是非乃定。見任官員勞績未極。是非賢否未可前期尚蒙異典。旣歿諸臣未蒙旌勸。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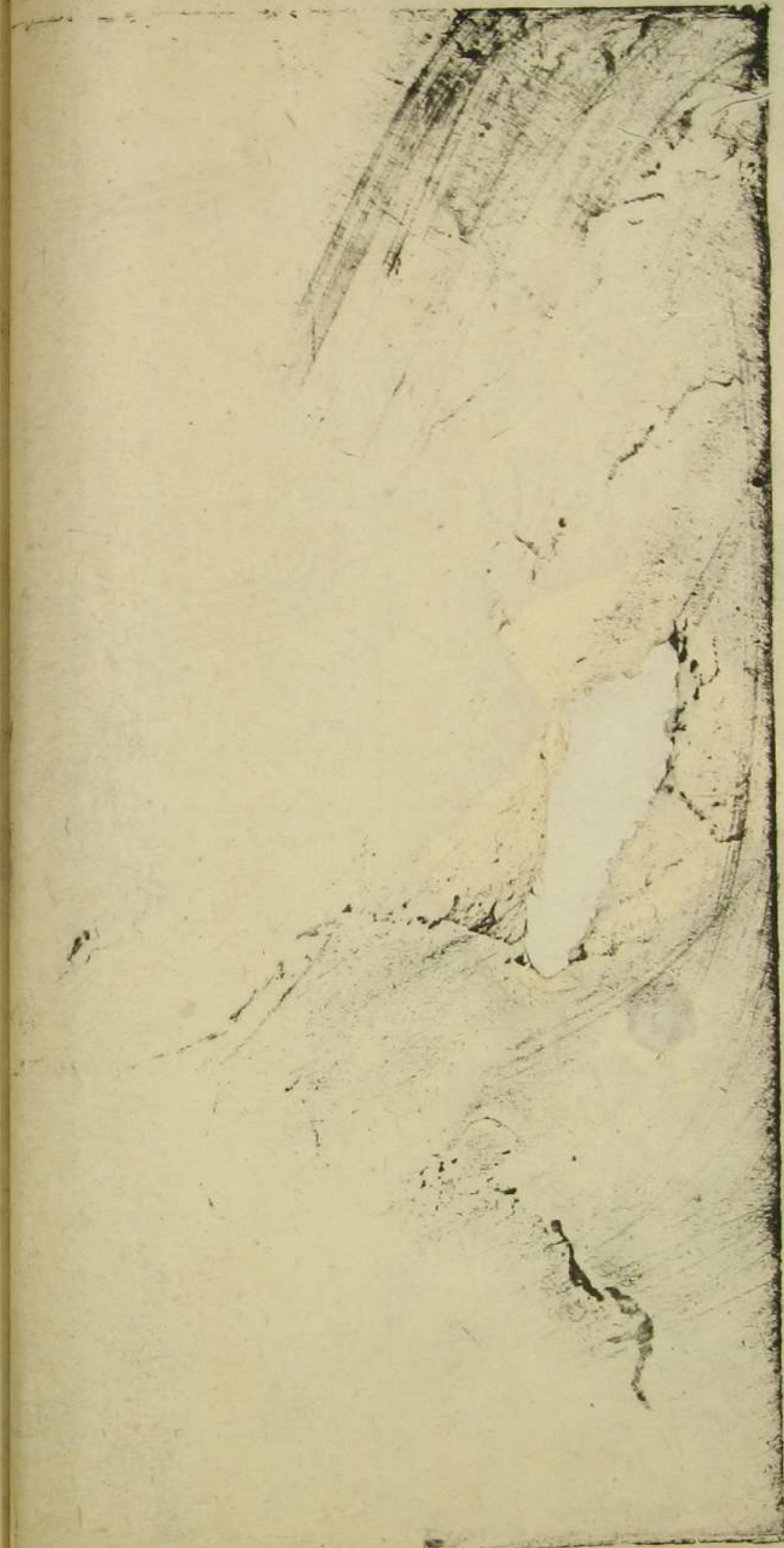
非 聖明優禮大臣之心。前件伏請 聖裁特命儒臣、繙閱累朝紀載、或斷自宸衷、定立程期、大集廷臣、博采公議、內除贈謚、廕叙已備者外、其餘論其行能之大小、勞績之淺深、歷年之久近、取其衆所共知名實昭著之尤、如譚廣、王直等、武臣或襲或贈謚、文臣或贈謚、或另選用子孫一人入監、或俱令自陳、定奪將見漢晉之報功、至及蕭何、羊祜之妻、唐太宗特官屈突通、張道源之子、不得專美于前、朝行之衆觀、感激發爲勸多矣。

一件書籍事、臣近見武經總要四十卷者、宋仁宗命侍制曾公亮等編定、宰臣丁度成之、其爲書兵政邊防略備、故事十五卷、自列國以至于宋、兵家成敗、將官得失、皆在焉、俱有據依、非他書比、誠兵將所不可不知者、宋熹亦嘗欲下此書以教武舉、卽今詩書禮樂之將、固有其人、然儲材以爲他日之用、必先教養、乞勅該部計議、請命儒臣看詳此書、略加較定、刊刻模印、分給武學官舍、人人講習、流布中外、誠亦兵戎之一助、臣又惟大學衍義一書、字字著龜、言言藥石

儒臣進講之餘。聖心默契。所得多矣。臣以爲今日之事。人所知莫先于攘夷。尤莫先于弭災。然衍義所載。辨人材恤田里。正綱常勵風俗。如此等事。馭夷之法。固在其中。其所謂修己之敬。事天之敬。遇災之敬。則弭災之道。又無不備。凡此皆今日所急。况又伏觀五倫書所載。太祖皇帝命侍臣書此于新城內殿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余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又聞楊士奇云。仁宗皇帝監國時。嘗于翰林院取閱此書。卽令翻刊。間賜臣下。

此又 皇上祖宗家法。伏乞 聖神留意。特詔近臣簡會上項書板。或別行翻刊。賜及羣臣。將欣戴 聖恩。感化善道。賢者加勉。不肖者革心。可以使知輔導之方。可以使變中常之質。亦足以表古人爲君爲臣。皆不可不知大學之深意。皇上之盛德大業無窮期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一



宋徵璧尚水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周立勳勒占

編輯

周季勳成子參閱

余肅敏公文集

議

余子俊

議軍務事

一 邊牆一 糧草  
一 器具一 火器

臣自出居庸關、歷覽宣府大同山川形勝、仰惟 祖  
宗設武備、宿重兵、誠為西北重鎮、但經正統十四年



戒嚴之後，虜賊播遷，自遼東以至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涼諸處，不東則西，習我水土，擾我邊方。臣等議得所在兵民，委的疲敝，只合先其所急，修理邊備，成

化十年，臣巡撫延綏時，曾奏起陝西民夫五萬名，相

肅敏與楊文○襄專意脩○邊○牆○或○又○云○築○牆○無○益○要○當○視

兼所在官軍，因其地勢或削山築牆，或築墩挑塹，民

其夷險○濶狹○論之○不可○執一○而○言

夫每名免其遠運邊糧二石，給與食糧一石，兩月之間，邊備即成。到今十餘年，虜賊不敢犯，為今之計，類

而推之，宣府山川比大同險處為多，若不惜小費，使

兩處邊備早成，遇有警急，少煩各兵，不幾年間足償

所費，休兵息民，實為經久。今將修邊添官懲惡等事

開坐

一修理邊備，如大同中路起，西至偏頭關，接界去處止，東西地遠，六百餘里，地勢平坦，無險可據。會議得

四月五月，賊馬多瘦，以往年較之，未能大舉深入。除

調集中西二路，征操馬步官軍，并屯種官軍舍餘人

○其○地○濶○遠○不○宜○築○牆○止○可○立○墩○

等，做與墩樣，從中路起，隨小邊故址，每二里築立墩

臺一座，每座四面，根脚各濶三丈，高三丈，對角做懸

樓二座，長濶各六尺，空內地壕，塹濶一丈五尺，深一

丈計用做工人五百土近者十日可成一座姑以一

萬人十日計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成六十座兩月

可成一百二十座連絡二百四十里各以十人守備

非但瞭望得真多備鎗砲等器可以四面擊賊以平

日試打鎗砲驗之可致三四百步今以兩墩鎗砲共

擊一空中停去處止有三百六十步決無不可擊至

之理但邊人疲敝除馬隊防護外做工人不多合無

比照延綏修邊夫例量為優恤仍給口糧及大同東

路另起一工宣府從西路與大同接界去處總起一

工併力次第為之優恤等項一體施行若兩月內不

能畢工附近山西腹裏人民多因連年荒旱加以供

給大同等處糧草貽累逃竄未可望其撮補乞 勅

兵部從長計議比照景泰年間借用京營軍人擺堡

運糧接濟宣府邊儲事例借撥外衛輪班步軍三萬

各備布袋鍬鑿等器令把總官領來聽臣分撥調度

撮工完得一墩得一墩濟若聲息緊急兩月滿日即

為放回如或稍緩量留過久照例優恤等項不使失

所或疑二里一墩相隔太遠如俟下年空內再補務

期成功。其偏頭關係延綏接界之北原奉。勅諭不曾該載更乞。勅令山西鎮守巡撫等官將修邊事理徑自施行。

一關防邊儲照得大同宣府屯宿重兵隨處設有倉塲。邇年收受河南山東北直隸各府糧草以備供給。歲用不敷者動支戶部官銀糴買正收正支實係軍國至計本部年例會計糧草明白俱令運納本色。如十分路遠者聽其徵收輕費銀貨於倉塲附近去處糴買本色上納務要潔淨有司早獲通關軍民兩得

其便。近年以來各處官旗諸色人等號為攬頭預料

運納本色。收受為難。故有攬頭等項。侵弊官民俱困。而

納戶起程分投差人接至中途巧言哄惑必欲包攬

折色始稱簡便矣。然久之塞下無復積儲物價騰貴。

撮放沿途供給酒食加意奉承延至倉塲城堡住處

則又思本色也。

明白令大糧頭主張私自許伊乾納幾石不討價物

逼令小糧頭盡數攬與上納或撒放以至下年了結

俸得價物到手任意花費或克還宿債或代納舊糧

納戶上門動輒倚恃官府情熟明則危言罵詈暗則

隱面潛藏貽患有司坑陷良民臨敵缺乏弊源在此

又有等挾勢賤買或尅減官軍俸糧不行關支就留

在倉逼挾該倉出給實收却行增價關支官銀并攬糧過久因爲有司差官守併通關方與備辦三七四六麓米插和沙土進倉該倉官攬平日被誘吞餌只得收受養軍無惠弊源在此其他料草之弊千態萬狀俱此一律乞 勅法司合無今後攬頭有犯蓋將產業折剝賠償糧價完日旗軍舍餘人等杖罪以下者照常罪發落徒罪以上者廣西克軍武職官員杖罪以下者調廣西差操徒罪以上者廣西克軍庶使奸貪警懼邊儲完足官軍既得所養戰陣所向成功

當考 一急缺修邊器具照得大同宣府地方不產鉄料此上風即

今修理邊備合用熟鉄打造鎚鑿鋏鑊等器兵民疲敝無從措置况近日召募壯勇已有次第監甲鎗刀等件官無給領必合成造乞 勅工部量送遵化所產或南方熟鉄十萬斤前來分送兩處應用庶幾民兵不致貽累

一急缺神鎗火藥照得大同宣府原降神鎗硫黃未到多餘即日修理邊墩召募壯勇重爲地方殄滅虜賊至計惟神鎗之勢所向無前大率須得神鎗一千

五百餘把。硫黃一千餘斤。方勾兩處應用。乞 勅工部奏請 欽定神鎗硫黃各給若干。差官運送前來。交付兩處。見在監鎗內臣收掌給用。庶幾虜賊不敢南侵。蓋懾服勁敵百戰百勝。必須神鎗多備。所向無前。及照各邊先年俱各給有手把銅銃。以木為矢。其長稍似神鎗。一頭以鉄為鏃。一頭本身三面掏陷。類如箭翎。曾用火藥點放。僅去一二十步。不能遠致。賊前大抵不如神鎗。以竹為翎。本身兩頭不失輕重之數。乞 勅再給神鎗一千把。量分大同宣府兩處監

公在邊試驗故言之

鎗內臣嚴密收用。更將手把銅銃木矢試造。以竹為翎。用火藥點放。果能去遠。令其多造。以為守墩一助。勁敵雖眾。所至寒心。懾服之機。或不出此。

軍務等事

邊防

驗得遼東山川險阻。林木茂密。地方窄狹。虜賊間或侵犯。難於久住。陝西延綏邊備頗固。少見賊入。寧夏恃賀蘭山之險。甘肅止一線之路。且屯堡數多。賊人不等。惟大同宣府一帶。山川曠濶。水草便利。往過來續。未有寧歲。臣奏准修理邊備。訪得宣府墩臺。止用

石塊壘砌不用漿泥坐縫又無懸樓此則易千毀地臣於本月十四

日行令總兵官周玉卽照原發墩樣成造每墩摘撥

操熟神鎗五把砲二箇長鎗四根并弓箭等器共用

十人守備非操熟者勿用守墩人少故用器更宜精利如果懸樓長木未曾採有

及或採有丈尺不勾者或二根三根接長一根用之

給還官價及令宣府公差都指揮孫成仔細相看大

同輸溝新墩修築方法回還傳說依此而行續據京

營都指揮顧剛等一十二員管領京軍二萬到來臣

酌量路遠倍勞以近就近分撥宣府一萬三千四百

有零大同東路陽和城六千六百有零在宣府者本

月二十四日上工在陽和者二十九日上工令做輕

省工役如剷山挑壕之類其餘築墩打窩勞甚之事

未曾使令近因天氣炎熱本年二月二十五日令去

渾源蔚州山場陰林採打懸樓木料每人日採椽二

根木一根就山場堆放聽候載用續報達賊近邊日

遣輕騎窺伺攻墩等項臣先機調度地方以獨石爲

首柴溝堡爲尾軍馬以總兵官所領者爲首遊擊所

領者爲尾鱗次分布其一總兵官其二鎮守巡撫官

其三副總兵其四遊擊務要聲勢相援會同所在城堡軍馬相兼防禦相機戰守其叅將宋澄所守四海冶等處切近天壽山又在總兵等官會議處置本月二十八日行令總兵官周玉遵行續因宣府墩臺被賊攻圍數多行令總兵官周玉會同鎮守巡撫官赴今賊營頗遠前項墩臺應該作何防禦及早計慮每墩該撥幾人該用何等器械不致墩臺失陷明白回報毋得臨期推托除京營做工官軍二萬令其將所採木料見數堆探明白隨即放回外候邊事稍寧將新墩閱實奏報施行

爲軍務議造戰車事

戰車

照得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檀車之戰牧野罪人斯得明效足徵迨至後世如武剛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突厥亦皆效其遺意未嘗不成戰功仰惟我朝制兵之法超越前古凡有征伐所向無前但承平已久正統十四年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時追憶天順

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送至寧夏。成造兵車。用無

平原曠野

不利。至今賴之。臣今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

利。用車。此古法也。

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為宜。臣

等議得為今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伍百餘

車。用。人。挽。所以。變。古。合。今。

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縱以為陣。亡則橫以

又得此利。

為營。營車空闕去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

蓋。即。借。作。輜。重。也。

勞。馬馱乾糧。不煩自賚。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

營。自衛以俟。若使虜賊合眾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

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

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遇其驕橫

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

不飼之馬。以臣所見。前項車兩。相應成造。大同以一

千兩。宣府以五百兩為則。計算每車用砲四箇。每箇

生銅或生鉄。俱用荒數二十餘斤。其車頭車廂鉄樁

鉄箍等項。用熟鉄一百餘斤。除木料近蒙朝廷撥

築墩之。餘。即。以。作。車。動。無。遺。算。

以京軍採打數多。儘足選用。其餘無所措置。大同已

行那借修造墩臺懸樓官鉄。成造戰車百輛。鹿角柞

一千三百餘副。在官。諸色人匠。俱各歇手。所在官軍。



疲敝之甚。分毫不可科擾。以挫其銳。以速其逃。乞

勅工部量支。係官生銅生鉄熟鉄各十萬斤。送至大

同宣府兩處。三七分收領。責成守臣於寧夏山西守

臣處顧募人匠。隨其前料。并各處炸碎銃砲廢銅等

項。成造戰車。并器具若干備用。如果不敷。陸續另行

此係億萬年簡易守邊一策。今將戰車鹿角柞椿繩

式樣及畫下營臺營圖本開具。

一戰車式樣一輛 一鹿角式樣二副 一椿繩式

樣一副 椿十二根。繩十條。長者四條。各長七尺。短者六條。各長三尺。 一戰車五

百兩。每兩轅長一丈二尺。下營圖一本。臺營圖一本。

可禦萬餘賊之用。 一鹿角柞五十副。每副長五尺。下營圖

一本。臺營圖一本。 可禦千餘賊之用。 一椿繩一百副。每副

長五丈。濶一丈。下營圖一本。臺營圖一本。 可禦二三百賊之用。

一下兵車營圖。 周圍用車五百兩。拽車者每兩十人。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

人。俱步軍。共用五千五百人之上。車外壕濶深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一萬五千之上。可禦虜賊萬

餘。 一臺兵車營圖。 周圍外層用兵車五百兩。拽車者每兩十人。裏層用鹿角柞五

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營內可容馬隊。并官軍一萬五千之上。可禦虜賊萬餘。 一臺

鹿角柞營圖。 周圍用鹿角柞五百副。每副肩柞馬軍一人。共用五百人之上。營內可容馬隊

官軍四五千人之上

一下椿繩營圖

周圍用椿繩五十副每副

可禦虜賊千餘人

椿十二根

繩十條長五丈濶一丈

椿繩外壕深濶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二千之上可禦虜賊二百

三百餘

一檯椿繩營圖

周圍用椿繩五十副每副椿

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濶一丈步軍一十二人持之共用六百人內可容馬隊官軍二千之上可禦虜賊二百餘

為邊務事

邊務

未臨大敵須得整暇有餘此疏正非近來將帥可及

照得榆林一帶二十五營堡東西縈迂二千餘里額設官軍兩班守備每班不過一萬二千五百員名在在無險可據因為阿羅出等熟知鄉道自成化五年以來秋冬則舉眾為寇春夏則潛退河套近邊軍民

多被搶虜近裏軍民因之不安仰賴朝廷憫念陝

西為中原安危所繫延緩為陝西切近藩籬添調京

營并大同宣府寧夏甘涼陝西等處軍馬通計數萬

用勦前賊頒給銀兩起倩陝西山西河南三處軍民

或僨運或借撥或糴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

設法整理糧料草束以濟軍餉軍民困苦不可勝言

復議財力費耗恐致他虞止留大同宣府山西寧夏

等處并兩班軍馬相機戰守又於去春料彼賊馬勞

瘦暫將前項軍馬踈放休息以此兩年之間糧料草

兵家勞逸之數正在于此

束僅可支持。即今黃河將開。臣等議得若使此賊即日盡數過河遁去。見在糧料草束。已被費支殆盡。萬一不去。不惟瘡痍軍民。轉輸過勞。抑且遠來客兵。久暴於外。乞勅該部計議。合無趁今賊馬勞瘦。比照上年事體。將大同宣府山西寧夏客兵。并本處頭班官軍。俱於本年正月終旬暫放休息。通行陝西山西河南三布政司上緊整理。今次奏討糧草。該部仍與右都御史王越面議。將來或增兵搜勦。或照舊防守。至本年六月初旬。賊馬漸肥之時。通行星夜前來。早畢其事。若前項休息月日。遇有小寇。俱令本處軍馬相機戰守。若是大舉入寇。不拘前限。一面催取附近山西寧夏。并大同宣府軍馬。兼程前來策應。一面奏報。令王越星馳前來。用濟緊急。無事之時。令官軍牧放馬匹。量支銀兩。以償草價。此外預料不盡事宜。又在臨期處置。

處置邊務等事

處置邊務

臣會同右都御史王越。并鎮守總兵等官。議得虜酋孛忽始則與阿羅出等。同入河套。侵擾邊方。次則阿

羅出勾引。加思蘭聚眾為患。後阿羅出被。加思

蘭殺散遁去。今字忽又引毛里孩男阿扯來。黨眾搶

掠。前後四年。雖累被官軍追殺。終不退去。推原其故。

因是此虜。孰知延綏地方險遠。便於窺伺。河套散漫。

易於潛住。且知我軍數少。分守不敷。為今之計。必須

多調人馬。相機勦殺。俾賊進退窮迫。必然遁歸。但延

綏二十五堡。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俱係通賊緊

關處所。馬草支費。將盡安邊籌策。預難定擬。即日賊

馬瘦弱。或難深入。且自正月。被我官軍挫殺之後。到

今離邊遠去。別無烟火。所據原調大同宣府山西寧

夏并本處頭班官軍。宜照上年事例。暫發回還。本處

休息。以省支費。俱限本年六月初旬前來。限內若有

小寇。臣等設法截殺。萬一大舉深入。又在隨調隨至。

不拘前限。其王越合當乘此賊情稍寧。起身赴京。候

三司管糧官。多方設法僭運。比及賊馬漸肥時。月臣

等通查預將運過糧草數目開奏。聽王越與兵部查

照面議。延綏某城見積糧草若干。可屯軍馬若干。可

勾幾時支用。或糧草充足。當圖大舉搜勦。或糧草不

數當令照舊防守及軍中機務或事有當行而難爲尚有勅逐之○意不止一于防守人有可取而未任臨時逐一開擬奏請定奪仍令王越星馳前來以終其事

地方事

一城池一邊墻一耕作一將才一流民

節該奉勅朕惟武備所以折衝禦侮衛國保民自古有國家者莫不恃此以安茲者各處地方災異迭見加以戎虜逼近邊陲防危慮患此正其時勅至爾等即便會同巡按三司等官從長計議彼處弭盜安民之術選將練兵之方與凡可以裨補事機重務者

逐一條陳以聞務在鑿鑿可行不許浮泛不切爾等其欽承之欽此欽遵會同鎮守總兵巡按三司掌印分巡等官議將裨補軍機重務開坐奏請施行

一衛國之計據西安府申陝西城池自古無水且城

中井水苦鹹人吃多病宋時從東引龍首渠水入城○省○城○水○利○所○關○不○小○悉○之○

年久渠道崩塌土崖隨修隨壞致水或斷或續利用

日少缺用日多勞民傷財難以紀極況城中之用不

能周偏成化二年復從西引灃河之水自地各丈八

頭起修石閘一座樽節放水二分到於西門遠有一

十五里穿城而過。儘勾居人之用。多餘者泄出城壕。年復一年。積滯過多。水面與城脚相等。譬如人之一身。水穀有出有入。方無壅塞。前項餘水有入無出。恐勢不待。目下卽有浸倒城垣。滄沒民田。損壞民居之患。似前耗力費財。勢所必至。原係三邊根本。親藩所在。不可不慮。合無從本城西北角地勢低窪去處。亦如丈八頭開渠一道。量泄前項城壕餘水。經過漢時故城。以達於渭。不過二十餘里。節財省力。其實在此。臣等議得前項軍民所告事體相應。若依今年秋收

之後。先儘操練軍餘民壯人等。再行添轄城中火夫。併上修挑。不必旬日。工可就緒。乞 勅兵部施行。

一保民之計。據西安府申延慶境外。卽係河套。正統初年。鎮守守備等官貪圖地名。深井圍塲。寬濶易於

打獵。水草便利。易於孳牧。地土肥饒。易於收種。於此據外以守險移內以便民○者○未○可○相○非○當○築城取名安邊營。以爲守備之處。其實規利幹家之

○論○時○勢○便○否○耳○意多保障地方之意。少向後達賊。每遇河凍。踏水過套。不時入裏搶掠。鎮守守備等官。不過束手閉門。只

聞失機。未聞得捷。成化年來。官軍委靡。又不如前。成

化九年蒙鎮守分守等官計議量留官軍看守深井舊城以爲截殺之所將安邊營大勢軍馬那入近裏地名中山坡卽深溝兒就險守備深溝陡崖邊牆牢固官軍易於戰守軍民易於轉輸縱有達賊在套軍民耕牧自若高城深池隨修完固近該陝西布政司將各縣成化十三年馬草共五萬三千四百束零起運新安邊營便利倉將及起程間聞說延綏鎮守分守等官不肯那移前項草束仍要送去深井舊倉上百姓不堪告乞施行等因臣等查得巡撫都御史

馬文升等各照地方歷舉安邊之策內一款延綏西路定邊安邊二營正統初年開創俱係平漫沙漠去處難於打牆挑壕近年因是相去路遠於定邊東空添築永濟小堡按伏馬一百餘匹接濟飛報軍情及鎮靜堡軍馬原守塞門今那於地方畢家梁前項五營堡俱各水苦且遠人多生病馬不長廕內定邊新與安邊永濟四營堡賊易窺見虛實軍馬難於出入前項鎮靖堡已行奏准仍守塞門其餘四營堡俱各那移就險而守但定邊營接連寧夏花馬池營我固

便利彼無隣。援合當照舊不動。合無將新興堡那於迤南古跡海螺城。安邊營那於迤南地名中山坡。永濟堡那於迤南地名上紅寺。鎮靖堡不必那回塞門。却那於迤北白塔澗口。前項海螺城中山坡上紅寺。多是削山為城。因欲伏兵放馬。俱已削城。修有門禁。就可搬移。逐漸修理。其白塔澗口就決灘河迤南之險。其河深有二三丈。遠有一百餘里。事成之後。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寧塞靖邊鎮靖龍州八營堡。以守則固。以戰則利。况常年不須民間運納穀草。但得納戶。

此則便利為多矣。就彼採打野草足。勾供給該兵部題奏。欽遵外。今告

前因乞 勅兵部行令照依前該會官連名奏請施行。

一安民之計。據西安鳳翔二府所屬咸寧長安鳳翔等州縣里老連名狀告。延慶邊方。正統初年。蒙上司恐軍民境外種田。引惹邊釁。埋立石界。嚴加禁約。人知遵守。邊境晏然。向後官豪人等。越界種田。頭畜徧野。達賊窺伺。搶掠蒙 朝廷西顧。重以為憂。遠勞禁兵。及四集大同宣府甘寧陝西軍馬。併力戰守。老師



費財。難以數計。幸而達賊悔過。退遁河外。即今軍民瘡痍未復。稚弱未成。復聞沿邊把總守備等官。未審

奉何明文。又將邊牆以外。烟墩以裏。堪種地土。丈量

邊界。所在。固宜退為。開田。如吳。魏。分割。江。淮。之。間。各。

種菜。未免引惹邊釁。又似往年遠近聞之。無不驚疑

棄地。不耕。是也。

等因。臣等議得。延慶沿邊一帶。正統初年。該鎮守陝

西都御史陳鑑。經理邊務。埋立界石。彼時軍民依界

種田。不敢纖毫違越。未聞難過。近年營堡多有移出

界石之外。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越境種田。

引惹賊寇。節該建議嚴禁。皆蒙俞允。今前項人民所

告。果實緣邊牆至烟墩。如清水營一帶。中間多有耕

種百里者。誠恐此弊一開。末流無所不至。萬一被把

總官員將地土霸占。派令軍人代種。或歲有旱澇。而

追租無旱澇。人有逃亡。而追租無逃亡。往時覆轍。今

猶在目。為今之計。當思種菜之舉。比之兵連禍結。勞

此守境要策。

民傷財。孰為輕重。况堅壁清野。古今禦寇一策。即今

陝西地方災異非常。人心洶洶。恐於時政未宜。合無

將原降 聖旨榜文。并各官建議邊牆圖本內事理。

重與申明。乞 勅兵部施行。

一選將之計。有十萬人之將。如都指揮以上之類。有萬人之將。如指揮之類。有千人百人之將。如千戶百戶之類。陝西地方。十萬人以上之將。能稱厥任者。雖不多見。其萬人千人百人之將。容或有之。此等官員。非軍功不陞。但中間或有被奸人排陷。如遇勘問官員。畏避嫌疑。不肯擔代。卽罹禁錮。後雖改過。終身帶俸。差操不許管軍管事。在在缺員。職此之故。合無今後此等官員。三五年後。果能改過自新。照依舊例。聽鎮守巡撫巡按并三司官。從公奏保。前項官員。有一

棄材。可惜。况舉劾。又未必當乎。

不願者。恐非公論。不許輕易施行。所保官員。再犯貪淫等項者。方纔終身不錄。如此。則人有自新之路。政無下舉之理。乞 勅兵部施行。

一善後之計。照得近該都御史原傑。欽奉 勅諭處

置荆襄等處流民。編排里甲。納糧當差。既設都司衛所控制。又設府縣管束。百戶逋逃。一旦安枕。弄兵扇禍之輩。盡變耕田鑿井之民。但事方垂成。原傑物故

當今流寇多在此。境可見經理之難。

雖是新設巡按御史。難行便宜之事。誠恐前項盛舉無官督責。未成者中止。已成者遽廢。臣等境內如山

陽商南等縣亦在處置之數固已就緒使別處未效。壤地相接亦為無益合無仍命廷臣一員亦如原。傑所奉勅諭加重付託務責三二年內完報如此。則前功不棄後患潛銷乞勅戶部施行。

地方事

鄖陽

巡按湖廣御史吳道宏等題照得荆襄鄖陽西安漢中。南陽六府州縣數千餘里皆深山大箐窮谷茂林。其中土地肥美物產富饒自古及今聚隱盜賊臣徧。歷所屬督修道路此地山多入少易于竄伏至今竟自鄖陽一抵西安一抵漢中一抵

南陽大患

南陽增置舖舍。䟽鑿險阻。今商旅絡繹不絕。公文四

達無留。居民樂業。政令流通。尚慮接境四川一邊南

起夔州北連保寧。其間所屬大寧巫山廣元等處崎

嶇千里險惡萬狀。物產茶鹽杉鉄之利。往者劇賊石

和尚劉千斤。皆自大寧巫山突入荆襄小楊兒輩亦

自保寧潛跡漢中。殃及流民勞我師旅。合無行令四

川鎮守巡撫等官會臣計議督令分巡分守等官通

將前項接境地方踏勘體量。要見何處可以開修道

路舖舍何處可以增置巡司軍堡各照地方如法整

治務使萬山之中烽燧相接行旅無虞四通八達悉

不○得○其○人○耳

抵鄖陽遇有賊情亦要彼此開報會合應援倘若違

悞亦聽糾舉奏抄到部參照吳道宏奏要會同四川

鎮守巡撫官將夔州保寧所管地方開修道路舖舍

增置巡司軍堡以達鄖陽以便弭盜一節深為有理

但夔州保寧二府地方廣濶人民稀少若將所擬數

事一時並舉不無人心疑慮難責近效合無行移梅

忠張瓚吳道宏各委四川湖廣三司分巡分守官員

係四川者親詣夔州保寧二府所屬大寧巫山廣源

等處係湖廣者親詣四川前項地方接界去處各再

從宜勘議先其所急如果道路可開將該修道路量

起地方居住人役令自備器具於今年冬末來年春

初農閑時月用工加法開修平處務濶丈五險處亦

濶六七尺俱要達於鄖陽其實回奏如或轉委屬官

致事無成聽吳道宏糾舉候人心喜見成功無所疑

慮然後經畫何處應修舖舍何處應增巡司軍堡另

行奏請定奪

添設將官事

遼東添設將官

鎮守遼東太監葉達題稱會同總兵巡撫等官毆信

陳鉞等議得建州三衛夷人世受官賞給與印信管

束人民先在幹木河地面居住與七姓野人有讐投

前投朝鮮今反破其國都盛衰難量如此

奔朝鮮又與本處為惡被其征勦無處棲身節次赴

京具奏朝廷嘉其慕義准令那來遼陽迤東蘇子

河一帶居住。邇年往來朝貢自成化二年悖負國恩

糾集醜類累犯遼陽等處地方搶掠五十餘次人畜

建夷不可蓄從來已然

不下數萬以觸天威震怒遂將元惡董山等二百五

十餘人俱留廣寧監禁致死動調大軍征勦但

為總兵等官。遽爾班師奏捷固底成功。逮今節次構

結海西賊眾攻圍清河等堡搶殺屯寨人畜若不早

為設備勦殺不免又似昔年之患今看得分守錦義

二城右叅將崔勝生長遼陽頗有謀勇熟知地里下

人信服乞將崔勝命克遊擊將軍於各城選取精銳

馬隊官軍二千員名并召有東寧等衛土人俱令本

官統領前去遼陽沿邊一帶駐劄遇有警急就便相

機戰守如賊勢眾大一面量調隣近城堡官軍分投

抄勦一面令副將韓斌周俊併力夾攻仍飛報臣等

調兵應援。務要謀有素定。事出萬全。但慮軍馬數少。分調不敷。廣寧原有京營調操官軍三千員名。俱係永樂年間奉天征討人數。到今五十餘年。近於成化八年。爲因邊方稍寧。取回京操。仍乞添調前來。隨同遊擊將軍殺賊。庶使醜虜懾服。邊境寧謐。奏抄到部。臣等切惟建州等衛女直。本以犬羊賤類。仰荷朝廷設官降印。使在羈縻之類。送往迎來。以示懷柔之恩。百餘年間。遼東一帶將官得人。兵備整飭。以時朝貢。無敢輕犯。近年以來。兵備廢弛。糧草蠹耗。致伊輕

視。漸致不臣。本年自九月到今。舉衆深入清河。綏陽等堡地方。如蹈無人之境。人畜被其搶虜。官軍被其損折。今葉達等思患預防。要行添設遊擊。召募土兵。誠爲地方至計。但遊兵一設。未免於各營堡挑選團操。以軍士一身兩處。爲家人將內顧情。或不堪其退。回京營輪班官軍一千四百員名。團操甫定。又復更張。恐致嗟怨。徒勞無益。况數目不多。縱令盡去。不爲輕重。合無准其所奏。毋以傳報夷情爲虛言。毋以近行撫諭爲足恃。添設中路廣寧叅將一員。就將所舉

崔勝請 勅賚與欽遵於總兵官所守地方內挑選官軍二千於副總兵所守地方內挑選官軍一千再行召募土人令崔勝親領於遼陽地方賊犯去處會合副總兵韓斌往來殺賊聽都御史陳鉞親臨節制及行戶部整理糧草定奪給賞土人銀兩候地方寧靖官軍散回原處土人踈放寧家崔勝令於廣寧駐劄以後有警亦依前例行事無警於該操時月往來總兵所部官軍二千提調操練俯就軍士以遂安養另推叅將一員代替崔勝分守地方

外夷侵占地方事

安南侵占

總鎮兩廣太監顧恒照得委官勘過龍州原奏安南邊境侵爭田地立營近河添兵霸守等情內稱行拘該州目老農楊等審得本州所轄羅回峒原於江南立隘其剝淦營傍那郡三村俱係守隘村分到江爲界地名丘沐一帶地土交人不曾耕種三村人民先年過江私自開耕成業成化六年交人譚莫等在於丘沐嶺一帶沿江埋立排柵起蓋營盤成化十一年又行栽添竹木接近江邊不曾越界侵占三村人民

只是不得過江耕田。因此告爭。再三研審。交人素係自守疆界。別無越境侵占田地情繇。臣等議得龍州邊境。與安南所屬太原等州縣邊方。委的原隔一河。其河外丘沐嶺地方。雖境外空間之地。先年龍州官民。與彼夷民往來和好。以致剝淦等村。居民過河開種田禾。埋塋墳墓。後加偷竊往來招嫌致怨。但安南國假此守邊之名。迫近龍州之境。聚設營柵。屯兵哨守。使剝淦村民。驚疑嫌怨。構結至此。合無請 勅安

○此○越○境○往○來○所○以○為○構○爭○之○端○也

南國王。差的當人親詣太原等州縣邊方。戒諭在邊夷民。各要照舊。保守本境地方。安生樂業。盡將龍州所奏丘沐等處附近羅回剝淦等村沿河一帶營柵兵守。俱各掣回。庶免驚疑。不生嫌怨。今後邊民敢在過河越境種田。牧養偷竊。生事擾人者。就便擒拏。解回本州。痛加懲治。

增重國體事

四夷通事

武選清吏司。照得四方夷狄。自開國以來。陸續開設衛所。及宣慰。宣撫。安撫。招討。長官司。等衙門。百餘年間。恩威並舉。朝貢各有限期。賞例各有等第。懷柔之



道曲盡無遺。凡四夷赴京朝貢有印者自有印信。番文無印者自有白頭番文。連方物俱赴沿邊。應該起送衙門。差通事并官舍伴送前來。訪得近年以來。有等小通事。自恃能專其事。誘取夷人貨財。中間有不與者。動輒交通來路通事。并伴送官舍。巧為詞說。務動其心。與其捏寫番文。連篇奏進。及查所奏事理。率皆謬妄之言。只得勉為撫諭。畧其罪責。甚非增重國體。抑且貽笑外方。案呈到部。照得通事之設。本為傳譯四夷言語。以通其情。有一句傳譯一句。有十句傳

譯十句。不妄為加增。不曲為減少。庶盡本等責任。今

人誘引也。先非分。求請至生。嫌隙此邊。務安危所係。

小通事懷奸至此。法律不原。合無將今年見在朝貢夷人。求討番文。行令御前答應大通事都指揮等官。詹昇等。會同本部該司官。督令小通事逐一當面審勘。要見所進番文。係是夷人某人自寫。就行給與筆墨。令其重寫。如其不能。就行追究何人代寫。其代寫之人。得到是何賍物。來路通事。并伴送之人。有無知情。通行奏送法司問罪。仍明白將夷人省諭姑宥之罪。今後再不許聽信交結。此等奸人哄惑。如違治以

重罪。雖悔無及。仍行遼東甘肅陝西四川雲南貴州湖廣廣西等處鎮守總兵巡撫巡按三司等官各行所在起送官司。今後凡有夷人進貢。即便拘其來路有印無印。番文。用所在官司印信護封。另行具本付應。差通事伴送官舍賚進。候到鴻臚寺報名。即便通報。大通事親自審勘前項護封番文數目相同。本寺照依常例引見。以後有求討。大通事仍會本部該司官。同拘夷人令其當面親筆。將前項事情自寫番文。大通事與其封進。照例番譯送科抄出施行。

修舉邊備事

一恩典一官軍一鎮守一提督一間諜

巡撫四川都御史孫仁。題稱松潘東南二路番夷作惡。年復一年。制馭之策。惟在撫剿兩盡而已。自洪武初年。克服以來。於各番開設安撫司。長官司。衙門擇其豪酋。授以安撫長官。俾各管束所屬。無非所以撫之也。而未嘗不勦焉。及於松潘茂州各置一衛。疊溪小河各置一所。東南二路各立關堡。積蓄糧儲。屯駐軍馬。有總兵叅將之官。以揭其綱。有提督巡守之職。以張其目。無非所以剿之也。而未嘗不撫焉。撫剿兼

行恩威並著。制馭之策盡矣。但蠢茲醜類。生齒益繁。而我之邊備。亦或廢弛。修而舉之。豈容少緩。內關堡墩臺倒塌。橋梁道路傾頽。賣放軍士。尅減行糧等事。節經會同鎮巡等官計議。次第禁治修復。不敢煩瀆聖聽。外其申明五事。皆切要邊備。緣責任在人。乞勅該部詳議舉行。

一申明恩典

前件照得雲南貴州廣西湖廣四川土官襲職定例。具在順天八年三月初八日欽奉詔書之內。

應該本部行委三司御史體勘定明會奏。行令就冠帶襲職。及有成化十三年二月初十日申明奏行例。照舊土官襲職六品以上者。納穀一百五十石以備荒。其間有洪武永樂年間各因撫安頑民。或因從征進有功。除授土官。以後子孫為因讐殺。或以爭職等停革。止做把事冠帶舍人等項名目。土官承襲不得分外停革遠年者。毋一槩納穀。朦朧奏保承襲土官。照舊止襲把事冠帶等。今孫仁奏稱松潘一帶安撫司長官司番人貧窮者無米。俱不承襲。私自冠帶。

科索不宜徇情保奏當以舊例開諭使之遵奉則法紀肅而吏情悅矣

止將印信相傳掌管。要拘審勘。應襲明白代其奏請。奉有明文。就彼冠帶管事一節。上以尊崇國體。下以俯就夷情。深得制馭之策。但恐前項土官中間多有因事停革。年遠不該承襲之數。合無行令本官會同鎮巡等官。將前項未曾襲職。私自冠帶土官。通行查勘。不究已往之罪。分豁某人該襲把事。某人該襲冠帶舍人。無力納米。某人因爲某事停革。年遠不該承襲。各具不扶保結繳報。就因定名會奏。另作施行。

一 選練官軍

前住四川松潘茂州威州一帶衛所。及東南二路關堡。能知地利險夷。賊情虛實。武藝精熟官軍。止合分爲二等。頭等專事攻戰。次等專備防守。務令兵將相識。不許私自更代。敢有故違。卽於戶口年貌籍貫冊內查驗。是實。治以重罪。勿事姑息。其鎮巡等官。往來提督征操。躬親比較。明示賞罰等事。悉照所擬施行。

一 鎮守往來

前件孫仁要將副總兵堯或、右叅將傅泰、務要照舊互相往來巡視。駐劄傅泰一巡直至松城、堯或一巡直至茂州。若有不遵聽鎮守撫按官叅究，則官軍知畏，邊備修舉。况各官往來隨從，并各關堡官軍動以千數百計。若將為惡寨賊掩其不備，出其不意，相機設策以攻剿之一節，悉如所擬施行。但副叅分守地方界內關堡墩臺橋梁道路等項，照舊各自督令所部修理，不致紊亂。分守成命，抑且可以顧籍所守職業。其餘往來耀武揚威設策馭夷等事，不許互分彼此。務須一體責成，庶幾往來不為虛應故事。

一提督巡視

前件孫仁所言松潘南路歸化鎮平疊溪長寧東路三舍關堡尤為總要。比先各添設提督都指揮一員，各帶官軍二百員名，在彼駐劄各照地方往來巡視。遇有番賊出沒，就便追捕截殺及護送糧切○賊出于不意故須時時巡視在我常有應援使之不放作過運其法甚良。近年以來不知添設之繇，各帶家小經年累月止在各該關堡，或私役賣放，不過行文

虛應故事。視賊縱橫。若無干涉。但每處一員。常年巡視。不帶家小。人情弗堪。要行鎮守。巡撫官。共同推委。堪任提督。都指揮。或指揮千戶。每處二員。共十員。分爲兩班。一年一換。各照原定地方。提督往來巡視。遇有番賊出沒。就便親率巡視守備官員。相機追勦。截殺。不許似前將帶家小。關堡住坐。一節。悉如所擬。選委都指揮。指揮十員。分爲兩班。各帶官軍往來巡視。一年一換。若所委間有指揮。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所部指揮。敢有輕視怠事者。卽爲依法治之。不必選委千戶。致難壓服人心。

一密行間諜

前件孫仁所言。各番巢寨。悉在高崖深箐。地險人強。若欲攻之。無如行間。若多擇能說番語。諳曉番情。乖覺之人。以爲通事。或令其往彼。礮寨。或覘其來我。關堡。醉之以酒。飽之以食。賂之以金銀布帛。以投其好。以誘其心。向此寨則曰。某寨番牌。欲謀官軍。來將汝擒。俾之自相猜疑。互生讐隙。然後欲攻此

番人愚而易誘。此已足羈制之矣。

則謀之彼欲攻彼則謀之此或以其人為鄉導或用其寨為老營或募彼壯健克我先鋒果或成功厚賞勿吝要行鎮守巡撫轉行總兵叅將等官務要慎擇行間之人密施攻剿之策及命四川布政司量支官錢送赴各邊收貯聽用一節但攻夷間之術止可用之於一人行之於一時前項所擬俱形之意 章 奏 耶 蓋 因 欲 動 文 官 錢 故 不 得 不 上 言 耳聽相機隨宜而行若先機泄漏對眾宣揚為兵家所忌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卧子

何

剛愨人

編輯

黃子錫復仲參閱

馬端肅公奏疏

疏

馬文升

題為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疏

正心 謹始

切惟人君之要莫大乎謹始謹始之要莫先於正心而正心之要又在主乎敬焉爾若敬有不存則心放

心放則德不謹、而萬事俱不立矣。何望其凝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隆治道也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神聖知勇、始以布衣、龍飛淮甸、東征西伐、櫛風沐雨、十八載而有天下、在位三十二年之間、宵衣旰食、勞心焦思、立綱陳紀、貽謀作則、此心此敬、未嘗少忽。蓋爲聖子神孫立萬世不拔之基、以垂之永久。其創業亦可謂之艱難矣。然創業固難、而守成尤不易也。逮我累朝、皆能以聖繼聖、以心傳心、克寬克仁、憂勤惕勵、所以世底隆平、治臻熙皞、而無忝於聖祖也。恭惟皇上養德春宗、蓋已有年、潛心聖學、亦非一日、是以卽位之初、勵精圖治、任賢去邪、敬天法祖、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勤政事、崇儉素、却貢獻、黜異端、隆大孝於兩宮、布仁恩於四海、躬耕籍田、親幸太學、凡古帝王盛德之事、皆有以備之於躬而施之於事矣。真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主也。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主之大戒也。天命人心、去留靡常。人主之所當察也。且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接見臣下而能致治者。近日百司言事之人、徃徃欲皇上接見



臣下。是亦忠愛之至。臣以爲 皇上未接見臣下非

終於不接見。蓋亦有所待焉。爾若常如今日。臣恐君

○自○後○孝○宗○末○年○屢○延○見○大○臣○其○言○有○驗

臣之情。上下不通。亦未可以言治矣。昔伊尹告太甲

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

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蓋欲太甲敬天勤民。而保

天位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德修乃

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蓋欲高宗修德法祖。而常無過舉也。厥後太甲高宗。

爲商令主。伊尹傳說。爲商名臣。治道之隆。蓋有以也。

况邇來各處水旱災傷。天鳴地震。是皆天變之大。皆

上天仁愛人君之意。此正法古脩德。應天以實而不

以文之際也。伏望退朝之後。萬機之暇。節膳寡慾。以

頤養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殿。召見儒

臣。或講說大學衍義。或誦讀貞觀政要。及通鑑綱目

等書。曲爲辨析。某帝存此心而治。某帝不能存此心

而不治。用是以親決萬機。蓋事事有不難矣。仍望於

太皇太后皇太后兩宮。益隆其孝養。於親王介弟。益

篤其友愛。凡內外官員。或有奇技淫巧之獻。必禁之。

而責其人。珍禽異獸之貢。必却之。而塞其釁。大政事之疑。必召內閣大臣面議。而後行。或文武大臣有關。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於緣邊將官。不時降敕戒飭。務在保境以安民。於在京武備。敕令總兵等官。嚴加訓練。足以防奸而禦侮。科道為朝廷之耳目。若有小過。曲賜其寬貸。大臣為人君之股肱。務存大體。特為之優隆。左右譽一人之善。必究其所自來。毀一人之短。必詢其所從始。內臣之中。察其醇謹老成。人主既不能親內臣。則謹。擇其人。非第。要務哉。者。則親信而任用之。浮躁回邪者。則踈遠而防馭之。

大臣之中。察其忠良者。委任之不貳。便佞者。罷逐之無疑。於母后之家。重加賞賚。而不假之以權。於外戚之屬。厚加優待。而不任之以事。賞所當賞。而不致太濫。刑所當刑。而不致太僭。浪費錢糧。宜加減省。無益祈禱。不必修建。于宗室。則推恩而昭德。於四夷。則厚往而薄來。畿內百姓。差役浩繁。所在地上。暫免踏勘。凡百用度。悉從儉約。一應邪術。罔為眩惑。堯舜之道。亦不過此。

題為豫教皇儲以隆國本事疏

臣惟太子國之儲貳。後世社稷之安危繫焉。所當豫教者也。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敬天勤民。法祖圖治。

至仁洽於四海。大孝隆于兩宮。聲色之不邇。貨利之

不殖。是以 皇天眷德 祖宗垂佑。誕生 皇子。實

出中宮。爰自去春。已正儲位。神器有歸。宗祧是託。此

誠國家萬萬年無疆之休也。臣聞 皇太子姿表異

常。質性聰睿。茲已能言能行矣。不可不早為之教養

也。昔成王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

保。伯禽。唐叔。與遊。目不闚淫豔。耳不聞優笑。居不近

庸鄙。所以養成德性。及其為君也。克紹文武之業。而

為有周令主。此其豫教太子之明驗也。為今之計。必

選醇謹老成。頗知書史宮人。如衛聖夫人楊氏者。保

抱扶侍。於凡言語。必教之以真正之音。而非禮褻狎

之語。不使之聞於耳。於行步。必教之端莊慎重。而非

禮邪僻之事。不使之接於目。教之不忍。教之有儀。以

養其仁義之心。教之恭肅。教之分別。以養其禮智之

心。內庭之宴。鐘鼓司承應。不使之觀。元宵之節。鼇山

之戲。不使之見。至於佛老之教。尤不宜口誦其言。目

觀其像而信之篤。遊戲之事不宜任其所好。遂其所欲。而嗜之深。迨夫稍長。嚴敕東宮老成內臣。如太監覃昌者。先教之誦習孝經。使知孝弟之道。出于天性。仁敬之心。本於自然。至于八歲。教之誦詩讀書。凡尊尊親親之等。仁民愛物之則。無不啟知。端其趨嚮。及其漸長。建立宮僚之時。仍乞敕內閣大臣會同各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慎選名實相符。才德老臣。學問醇博。端良重望之臣。以克其任。回邪詭秘者。不使之與。自此日出春宮。講論經書。涵養德性。使知窮理

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凡世事委曲。在所當知。人物賢否。在所當辨。與夫上天之所當敬。祖宗之所當法。百姓之所當卹。財物之所當惜。如此則內外輔導得人。而又教之於豫。皇太子德不至于堯舜文武之域。

者。臣未之信也。臣以菲材。荷蒙列聖厚恩。叨任六卿之重。去歲又蒙

在今日則視為泛階而已

皇上加臣太子少保。正係東宮輔

導之官。臣受任以來。夙夜惶懼。思無以報。惟在豫教皇儲。以成至德。他日足克負荷。庶少盡臣職分萬一。而免冒濫之譏。夫教太子之道。禮記文王世子篇。賈

誼保傳篇載之詳矣。宋儒真德秀亦采編入大學衍義。進呈於君矣。近日儒臣亦嘗進講於上矣。臣猶以此為言者。良以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之治亂。是蓋一得之愚。惓惓忠愛之至也。

敦懷柔以安四夷疏

賜宴

竊惟四夷來貢者。募化之誠。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此前代之所行。亦我朝之故事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汛掃胡元。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震朔漠。四夷入蠻罔不來貢。賜以綵段衣服。待

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厭飫。所以畏威感恩。蠻

夷悅服。自成化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

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朝廷賜以筵宴。與

之酒食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見辭酒飯甚為菲薄。

每牒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皆生冷。而多不堪

食。酒多攙水。而淡薄無味。所以夷人到席。無可食用。

全不舉筯。且朶顏等三衛海西等處達子女直固不

為意。而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不訛笑。臣昔往遼東

整飭邊備。曾聞夷人怨言。亦嘗具奏。蒙憲宗皇帝

敕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待夷人禮部該司官并光祿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頗可今猶如舊臣若不再言年復一年益加苟且非惟結怨於外夷其實有玷於中國此事雖小關係甚重乞敕禮部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欽奉累朝奏蒙詔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朝貢到京或該筵宴或朔望見辭酒飯務要照依先年定例差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飲食菜蔬俱堪食用酒亦不許攙水今後除筵宴外其午門外夷人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史巡看但以前尅減酒肉十分菲薄者許將光祿寺官并局長等叅奏拏問如此庶使懷柔有道而得外夷之歡心矣。

題爲選輔導豫防閑以保全宗室事疏

宗室

竊惟親莫親於宗室法莫嚴於祖訓宗室奉藩循理恪遵祖訓者朝廷親親之恩爲益篤縱欲敗度有違祖訓者朝廷黜罰之典所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後以其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叛流言以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叔孔

子恕之、鄭莊公弟叔段因母寵愛、莊公不早防閑、封之於鄆、縱彼所為、候其惡深、舉兵伐之、如克常人、春秋譏之、一則事干宗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豫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或恕或譏、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生至聖、龍飛淮甸、祛除胡元、奄有中夏、功德之盛、非後世之所能及、故本支蕃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封建諸王、藩屏王室、藩王之子、封為郡王、郡王長子、襲封郡王、諸子俱為鎮國將軍、以漸而降、世為奉國中尉、藩王

凡宗室疏遠者皆為

奉國中尉以示宗派無不授爵也 府內官設承奉正副各一員、典寶、典膳、典服、各所正

副各一員、內使六名、各門門正門副各一員、內使司藥二名、司弓矢二名、外官設長史司、左右長史二員、典簿一員、其餘審理、典膳、奉祀、典寶、紀善、良醫、典儀七所、各有正副官二員、伴讀四員、教授一員、內外各設官以理一國之政、彼時俱遴選才識老成之人、以克其任、而輔導之方甚嚴、王若有過、先責輔導官員、所以各王讀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而被黜罰者間有、自正統年間至今、除秦晉

蜀襄淮德吉徽崇等府。并新封興岐等府。內官不闕外。其餘王府內官有闕。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至全闕不補者。宮門傳事。多係女人。其他郡王府。亦無火者。往來傳事。俱係外人。凡百出入。尤無禁忌。雖有藩王。其郡王并將軍有係尊屬。或族屬頗踈者。雖知所爲非禮。不敢戒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其鎮巡三司官員。懼其捏奏欺侮離間。動輒差官勘問。亦不敢具奏。所以肆其所爲。有潛蓄異謀而烝淫不道者。有強擡軍民子女。而打死人命者。有骨肉相殘而致成讐敵者。有密取外人之子爲嗣者。有呼喚樂妓入府姦用者。甚至宮闈不肅。致生外議者。其他將軍有潛入富樂院宿娼者。或與市人飲酒賭博者。及至事發。差官行勘。事多不虛。因違祖訓。事干宗社。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之高墻者。有削去爵秩者。有革去祿米者。若使原設內官不闕其員。早爲扶持輔導。外官各得其人。早爲諫正。藩府親王。肯爲戒諭。而鎮巡等官。豫爲具奏。豈有前項之事哉。欲其懲治於已敗。而示黜罰之典。莫若保全於未然。以全親親之仁。



乞敕各藩王除本府內官不闕不必具奏外其餘闕少內官內使者明白具奏仍敕司禮監於相應內官內使內擇其老成讀書者具奏照闕給賜前去以後有闕具奏除補互相維持府事其合用衣服飲食等項本府照例關給使之得所不許凌辱陷害其郡王府每府給賜內使二名專管宮闈事務及關防門禁其長史紀善伴讀教授乞敕吏部今後有闕務要訪察國子監并在外有學行儒官除授如藩王所爲未善長史等官從容諫正如其不聽再三匡諫事情重者如再不聽密切具奏其郡王所爲不合禮度者教授藩王密切戒勉如再不聽藩王具奏事情輕者降敕切責若事干宮闈重者差內官皇親前去體勘至日密切處置不宜露泄於外若係外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藩王有過專罪輔導官員郡王有過專罪內使教授如此關防事無過舉其藩王府輔導官員亦要日逐請王于書堂內講讀經史王子王孫亦要講讀習禮若各府將軍有前項所爲者各府郡王自行禁治若藩王郡王府互相容隱不行禁

治許鎮巡等官將所爲不法之事會本着實具奏上請區處其藩王府選用多人務要具奏奉有明文定其名數方許於本府軍校之家選用不許過數亦不許強買民間子女郡王將軍使女俱照會官奏准事例存留若擅自買用女子及名數過多或令外人入府者許鎮巡官叅奏長史教授降調遠方任用若樂工縱容女子擅入郡王府及容留各府將軍在家潛行及軍民旗校人等敢有與將軍賭博誑騙財物及擅入王府教誘爲非者事發邊遠克軍色長依律問罪革去管事保全宗室莫過於此伏望 聖明留意俯賜施行

添風憲以撫流民疏

撫流民

臣聞防患于未然者易除患于已然者難蓋禍患未萌以治術防之而有餘禍患已成雖兵戈除之而不足此古人所以圖難於其易而消患于未然也切照漢中府地方廣濶延袤千里人民數少出產甚多其河南山西山東四川并陝西所屬八府人民或因逃避糧差或因畏當軍匠及因本處地方荒旱俱各逃

住漢中府地方金州等處居住。彼處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納糧。又不當差。所以人樂居此。不肯還鄉。卽目各處流民在彼。不下十萬之上。去歲因滿四等反叛。臣恐乘機哨聚。爲患地方。已令按察司僉事孫逢吉前去彼處查勘見數。造冊收照。行仰各該官司撫恤禁治。聽其自在生理。候豐年省令回還。此等之徒。若逼趕緊急。又恐激變爲患。若聽令在彼居住。難保久遠無虞。况漢中山勢之險。尤甚于竹房。流民之多。不減于襄鄧。雖嘗委官巡視。終是責任未專。必湏

添官以專其任。庶使地方可保無虞。查得河南爲因南陽之間。流民數多。添除叅議僉事各一員。奉敕專一撫治。近于荆襄南陽之間。又蒙欽命都御史一員以總其事。是皆思患豫防。防微杜漸之意也。乞照河南事例。或添除。或就于按察司僉事內專委一員。請給敕書前去漢中府。就帶家小專一在彼往來巡視。撫治前項流民。其一道分巡事務。亦令本官管理。及會同守備漢中府都指揮張順。操練軍馬。守護城池。禁革姦弊。防察不虞。務要處置有方。不許偏執誤事。

如此度使責任專一。而地方可保其無虞矣。

恤軍士以蓄銳氣疏

恤軍

切惟克敵制勝莫先于軍士之効勞。養銳蓄威必在乎衣食之克足。古之名將所以與士卒同其甘苦而頻加犒勞者。蓋以此也。照得陝西腹裏衛所軍士俱在三邊操備。有一年一次回衛休息者。有十八箇月回衛休息者。又有一家正軍餘丁二三名在邊操備者。其在衛餘丁。又要種納屯糧子粒。守城等項差使。且以在邊軍士言之。既有官給騎操馬匹。赴邊之日。

彼處總兵副叅等官。每軍一名。又要腳力或馬或騾壹匹頭。其軍士既無營生。又無產業。止靠月糧六斗養贍。置備軍裝。整理盤纏亦皆仰給。如此懼怕到邊責打只得原籍戶下津貼財物。置買前去。比至則邊方該管官旗。或指以置買旗號纓頭爲名。或假以修理城垣門樓爲由。節次科歛。逼迫無奈。又將原買腳力馬騾變賣出辦。未及一年。使用盡絕。或又有倒死官馬隨要買賠。逼追緊急。只得揭借。或本管指揮千百戶彼處副叅等官馬匹錢物。馬一匹還銀二三百

兩者有之。銀一兩。還本利三四兩者有之。彼至回衛。各官家人隨卽前來索取。在衛官員。懼其勢要。只得監追。或典賣妻子。或揭借月糧。歸還前去。賠馬一匹。已至破家蕩產。倘再倒死。將何所買賠。因此而逃亡者十常八九。如此軍士安得不逃軍衛安得不空所以各邊軍士日見闕少。且以官馬倒死。責令賠補。固爲良法。其馬之倒死。若不論其急病。瘦損倒死之分。一槩令軍賠補。誠恐年復一年。艱難益甚。又不止于逃亡之患。而恐有意外之虞矣。罷敝軍士莫甚於斯。况在邊軍士。多有衣不遮體。食不克

口。瘦損尪羸。形容枯槁。總兵等官。略不介意。臣在石城。目所親覩者如此。而欲望其用命效勞。克敵制勝。蓋亦難矣。所以一遇虜寇犯邊。多有不能支持。必須奏討京軍。若不肯着實優恤。蓄養銳氣。誠恐因循年久。益加困敝。北虜窺伺我軍虛實。擁衆犯邊。重有以貽國家之大患也。乞敕兵部計議。行移各邊。太監總兵都御史等官。今後將所屬官軍領騎操馬匹。置立印信文簿。每月三次點視。臆息肥壯者列爲一等。臆息瘦者列爲一等。若三次點視俱瘦。以後馬匹倒死

者着令買補。以戒軍士不肯用心喂養之弊。其三次  
臆息肥壯。遇有緊急病証倒死者。免其追賠。以蘇軍  
士艱難之苦。如果例該買補。本軍在邊艱難者。行移  
原衛着落戶下餘丁買補完備。本都司差人解送前  
去。若是各軍將及下班倒死馬匹者。就仰回衛從容  
置買。上班之日。騎坐赴邊。及遇有纓頭旗號損壞。湏  
該置備者。令總兵巡撫等官設法措置買辦應用。如  
果無處措置。行移陝西都布二司派屬買辦解去。並  
不許分毫科擾于軍。及非奉奏准事例。亦不許擅自  
役使酷害。其各軍士上班脚力。隨其貧富。或騾或驢  
或二人共買驢者。各聽從其便。總兵等官俱不許追  
究逼迫。及不許仍前放債于所管軍士。令家人前去  
各衛取討。逼軍逃竄。果有前項奸弊。許巡按御史指  
實具奏區處。仍用心優恤軍士。作興銳氣。務令得所。  
不致逃亡。如此庶使軍士感激。而可以成克敵制勝  
功矣。

存遠軍以實兵備疏

留遠軍

切惟陝西關中重地。北連胡虜。西抵番夷。南通漢中。

東接襄鄧。安危所繫。誠爲不輕。比之他方。尤當軫念。况虜寇犯邊。必先于此。方今急務。惟在兵足。兵若不足。以戰則不能勝。以守則不能固。今陝西腹裏衛所軍士。以十分爲率。逃亡等項。已有三分之上。除各邊操備及屯田外。見在守城正軍。每衛或二百名。或一百名。甚至止有五六十名。又皆老弱。尪羸不堪守戰。若非宣德正統年間。將本處克發遠方。不服水土。遠年清勾軍人。編發附近衛所收操。及將鞏固臨洮延安慶陽人民。選作土軍。則陝西軍士。誠爲之闕少。而

各邊操備者。益爲之不敷矣。近年闕少。各邊操備。逃故及死損軍士。爲因腹裏軍少。無從撥補。文移往來。終無杜絕。查得陝西西安等府所屬縣分人民。先年爲事克軍。多有發編四川貴州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衛所者。爲因水土不服。多爲煙瘴所侵。隨到隨死。不可勝計。及至各衛所移文清取。過二年或三年。方得起解到彼。又爲前項之故。復多死亡。仍行原籍清勾。其戶丁與解人。懼烟瘴死亡之患。兩懷戀土之心。彼此通同。或逃走外郡。潛入番夷。一二十年不得

到衛原籍人丁。懼怕清解。全家逃亡者有之。其南方之人。發克陝西當軍逃故等項。發冊清勾者。亦多畏懼此間地方苦寒。不肯前來着役。間有解到又多體氣瘦弱。不堪操調。到衛未久。隨卽在逃。雖有清勾之名。全無解補之實。軍伍空闕。兩無所益。乞敕兵部計議。將陝西人民。先發四川雲貴廣東廣西福建地方克軍者。除四川貴州見今有例。仍令解補應當外。其雲南兩廣福建年久逃故原衛無丁。累到累死。累解累逃者。行仰陝西布按二司清軍官員。將前項衛所遠年清勾。當解戶丁。如果累次解發到彼死亡者。仍照比先不服水土事例。收發陝西三邊闕軍衛所補伍操備。如此庶使軍士各服水上。而無死亡之患。衛所不致闕軍。而有操守之實矣。

禁通番以絕邊患疏

禁通番

切惟欲絕邊方之患。當禁啟患之原。蓋邊患不能以自生。必因人以啟。召之也。照得陝西洮泯河州西寧等處衛所沿邊邊夷。卽古之吐蕃。其性譎詐。叛服不常。歷代以來。屢爲邊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平定



天下撫治四夷。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彼皆順服。歲時進貢。其所食茶鐵鍋銅器羅段等物。奏奉明文。方纔給與。及許令各該番人。四時前來各邊交易買賣。委官管領。當時法度嚴明。軍民遵守。不敢私自通番。以取其利。其各族番人。亦盡知我邊情虛實。一向畏服。不敢為惡。其後有等各邊無知軍民。及軍職子弟。甚至守備官員。往往亦令家人將鐵鍋食茶段正銅器等貨。買求守把關隘之人。公然私出外境。進入番族。易換彼處所產馬匹等物。以致番人將所得鐵鍋段

鐵鍋羅段

未必能成兵器王鑑川諸人論之詳矣但私販既

正置造軍器及戰襖等項遂萌侵犯之心或因爭論

行則中國操縱机宜不能自主故源嚴禁

價值將通番漢人殺死。同去之人。因是違法不敢告官。番人畏懼漢人報讐。亦不敢前來交易。日肆搶劫。漸成仇隙。及各寨堡守把官軍。因見鄰近有等本分。不曾為惡吐蕃。却又妄稱本族搶劫等情。恐嚇賠償財物。因而激變。隨同各族為惡。引惹邊患。皆由于此。甚至有等近邊土人居民。因與番人結親。或通吐番。冒名進貢。貪圖賞賜。往來情熟。專為緝探邊方一應事情。動輒傳與。所以各邊番人。益加生拘。不聽撫化。

節次爲惡。搶殺人畜物件。若不嚴加禁約。誠恐各邊官軍互相做做。一槩通番。積習年久。重貽邊患。未便乞敕都察院查照洪武永樂年間。福建廣東下海通番事例。出給榜文。發仰洮岷河州西寧。但係鄰近番人去處。張掛曉諭。但有仍前作過者。依律處治。庶使法度嚴明。人知做懼。而邊患爲少息矣。

爲思患豫防事疏

撫恤流民

臣等切惟四川地方。僻在西隅。萬里之遠。番漢雜處。水陸二塗。俱各險阻。比之他省不同。建昌地方。尤在四川西南。西連諸種番夷。南接雲南麗江平民等府。昔諸葛武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卽此之地。且四川地方。自漢唐以來。往往奸雄竊據。殘元之季。爲因荒旱。明氏據有其地。我朝賊首趙鐸等。哨聚爲患。數年始克平定。况人性强悍。易於倡亂。今本處地方荒旱。軍民缺食。餓殍盈塗。已爲可慮。而又有非常災異。建昌尤甚。亦不可不爲之深憂。臣等訪得建昌原有銀場。別無有司。止是本處衛所軍餘煎辦。歲辦銀課數多。十分困苦。嗟怨之積。已非一年。災變之示。或由於

此况本處不通舟楫。尤艱于食。及訪得四川缺食之人民。流入陝西漢中者。不下十數餘萬。而湖廣飢民。流來河南盧氏永寧者。亦不止此。其襄陽竹山等處。潛住者亦衆。前項地方。往年無事之時。尚有劉千斤李鬍子等之患。况今飢饉之際。難保無虞。誠恐陝西河南官員。止顧本處人民。而外郡流來者。既不積糧賑濟。又不設法防閑。缺食待死之人。因而聚衆劫掠。其患非細。萬一有此。未免動調官軍。糧餉從何仰給。其四川缺食人民。目下雖是遣官賑濟。頗可度日。若

不種有秧苗。秋成亦無所望。將來所憂。又不止此。必須隨即量給種子。方可濟其將來。伏乞降敕河南陝西湖廣巡撫鎮守等官。作急前去漢中盧氏永寧并竹山等處。聚有流民處所。將各處流民。俱取見數。一面多方設法。量爲賑濟。一面嚴加曉諭防閑。務令流民得所。不致貽患地方。及請敕四川鎮守巡撫等官。將見在官軍壯手。嚴加操習。振揚威武。用防不虞。仍敕戶部。再差能幹郎中二員。星馳前去四川。一員專在建昌賑濟撫恤。一員同先差郎中分投賑濟。及行

令差去湖廣督糧官員務要於湖廣地方糴買新鮮種子數十萬石運去四川或就令成都府所屬糴買若干量給災重地方無種人民督令趁時播種以繫人心不許權豪勢要一槩妄領仍將建昌等衛歲辦銀課暫且停罷待後豐收之年所司另行奏請定奪臣等職總風紀事關地方苟有所聞不敢緘默

題為釐正祀典事疏

北岳

自來名臣往建議及此未遑釐正也  
 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封表山之高大者以爲一州之鎮如五嶽五鎮

之神東封泰山爲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爲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爲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爲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吳山爲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巫閭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海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

慶府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于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于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嶽恒山於真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石之說不知祭醫巫閭山于何處蓋宋建都于汴而真定汴京之北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建都金陵

親真定遠在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真定府却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亦未建明猶祭北嶽于曲陽縣惟北鎮仍祭于廣寧若以爲北嶽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恒山爲并州之鎮在正北我朝一統誌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卽北嶽以此觀之則北嶽當在渾源州爲無疑矣今本州北嶽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嶽鎮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真可爲萬世之法獨北嶽猶祭于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

山誠爲闕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真，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爲釐正。乞敕禮部再加詳攷，如臣所言爲是，明白具奏，行移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于渾源州恒山舊址去處脩葺北嶽神祠，務在不侈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葢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具奏，更乞敕翰林院撰文勒石豎廟，以垂永久。今後凡祭北嶽之神，于此行禮，庶數百年之闕典得以正于今日，而我朝之盛事亦可昭於後世矣。

題爲祛除邪術以崇正道事疏

岳鎮碑函

臣訪得東嶽東鎮西嶽西鎮中嶽中鎮北嶽北鎮等祠廟，俱有御用監太監陳喜、太常寺卿鄧常恩、安造石函一座，周圍俱有符書，內放泥金書寫道經一卷，金銀錢數箇，各色寶石十數顆，五穀各一升，似乎魘鎮之法，及有外官所撰。皇帝遣御用監太監陳喜，致祭于東嶽泰山等神，祭文石碑一座。臣切觀歷代并我朝故事，凡改元之初，并因水旱災傷，朝廷命翰林院撰寫祭文，分遣廷臣前去，致祭五嶽五鎮四

瀆四海之神、祭畢、所在官司、就將祭文、刻于石碑、以昭盛典、並不曾有遣內臣、令在外官、撰寫朝廷祭文、致祭五嶽等神事、例雖秦皇漢武之封禪、亦未有於五嶽等祠廟、安置石函之理、前項二事、俱屬不經、此皆鄧常恩恣逞邪術、熒惑先帝所致、今鄧常恩等已置憲典、前項石函石碑、若不除去、不無取譏將來、貽笑後世、有虧先帝聖德、乞救河南陝西山西山東遼東各處、巡撫等官、將前項嶽鎮等廟、但係陳喜鄧常恩、安造石函、并所立石碑、俱各折毀、仆倒磨去、文字、其原安金銀錢寶石、并道經、差人齋進赴京、庶免後世之譏、以塞將來之釁、

題為因災變思患豫防以保固南都事

保固

南都

臣切惟南京鳳陽、乃祖宗根本重地、皇陵 孝陵 實 仁祖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藏體之山、太廟 乃祖宗神主奉安之所、與夫天地山川社稷等壇、皆國家重事、所係非輕、今風雨猛驟、將各處百十餘年樹株吹倒、而江水洶湧、損壞戰快船隻、溺死軍民、皆

併見于中都南京是誠非常之災變也禮部奏奉明  
 詔羣工言之已詳臣恐猶有所未及者焉竊以國家  
 之事在外者言之所大可慮者一則胡虜之猖獗一  
 則南都之無備且胡虜雖強四肢之疾密邇神京兵  
 馬咸聚設有侵犯尚可支持况戰守之備素亦講圖  
 但南京雖江山險阻為帝王之州而論建都之地以  
 此為次者以其居長江之下流也仰惟我太祖高  
 皇帝即位之初始欲建都于汴梁隨又建都于鳳陽  
 終復遷都于金陵雖知居于下流乃于湖廣地方設

流故建都金陵者必重上流之備  
 立三十六衛所官軍二十餘萬并江西沿江又多設

衛所控禦上游以為金陵之屏蔽及于江西九江府

此即舊江州

設立九江衛徑屬南京前軍都督府以為蜀楚之喉  
 襟建置立法至為詳密彼時京儲俱係各省民運赴

京官軍專備戰守所以三十餘年安如磐石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意固有在但南京各衛所官

軍分帶一半隨駕前來江南糧米後令官軍漕運以

備京儲該用官軍一十二萬而南京并湖廣江西沿

江衛所官軍已掣其十之五六矣加以逃亡事故埋



沒者又不知幾何。以致上游無備。屏蔽不固。而九江以下。直抵南京。城池缺人守把。教場無人操練。倉廩空虛。衛所狼狽。既缺傳報烽火之墩臺。又無飛哨巡邏之船隻。江賊出沒。劫殺官商。鹽徒縱橫。操持軍器。南京相去京師二千餘里。隔涉大江。城池寬曠。武備不足。此心腹之患。萬一不逞之徒。哨聚之輩。長艘巨艦。順風而下。倉卒之間。何以禦防。晉宋齊梁都于金陵者。俱有故事。臣任兵部尚書之時。每常慮此。奏准于九江衛添設副使一員。專一整飭。自九江直抵南

京。沿江一帶衛所兵備。以防不虞。尋被言者革去。誠非遠慮也。且天下之兵備。可有可無。而九江之兵備。決不可無。緣今江西盜賊滋蔓。擒捕不絕。湖湘軍民困羸。瘡痍未復。風俗人心。比之洪武永樂年間。大有不同。窺伺覬覦者。安知無之。况患生于忽。禍起于微。平。乞敕南京內外守備大臣。痛加省身之誠。毋負留鑰之任。各營軍馬。時加操練。京城門禁。嚴爲隄防。坍塌城池。作急修築。損壞船隻。早爲措備。凡防姦禦侮之事。用心經畫。從長議處。重大者具奏定奪。仍乞敕

吏部推舉頗諳韜略素有風力官一員陞任副使江西按察司帶俸請敕前去九江衛居住上自湖廣接界下至建陽衛一帶衛所俱聽提調專一整擻軍馬修理城池督造軍器整點民快擒捕盜賊禁革奸弊及查理沿江驛遞巡司紅馬站船巡邏官兵或軍伍之不足甲仗之闕少與凡有益地方防守之事宜從計處停當徑自具奏定奪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斷自宸衷俯賜施行

謹啟為追究庸醫用藥非宜明正其罪事疏

追究太醫

照得弘治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該司禮監太監陳

寬傳奉大行

觀此疏已有故事臣子志愛之心惻然可見可引以為罪案乎

皇帝聖旨朕偶感風寒欲調理數日

暫免視朝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連日問安至五月初七日忽聞聖躬升遐臣等五內分崩叫地號天不勝哀痛既而風聞原命醫人用藥非當之所誤也雖九重深邃莫知其的伏思大行 皇帝平昔節膳寡慾善養天和縱感風寒豈宜遽爾至此臣等哀恨尤深且 朝廷設置太醫院衙門訪取天下名醫授以

大官養以厚祿。又設御藥房於內府嚴密之地。尤選上等之醫。日支酒飯。正爲調理聖躬之用。今臣等風聞之言。內外相同。臣子之恨。何忍遽已。伏望 殿下早行睿斷。薦醫并用。藥非宜。有誤聖躬。官醫人等。合行拏送。法司追究。節次所用藥餌。有無當否。擬罪如律。上請發落。庶上有以紓 殿下痛悼之心。下可少釋軍民無窮之恨。臣等不勝哀悼之至。

題爲釐正封贈事疏

生母封贈

切照我朝諸司職掌內一款。一兩子當封。從一高者。

婦人因其子封贈。而夫子兩有官。亦從一高者。蓋言一人生二子。俱任官。當封其親。若長子官五品。次子官七品。當從其長子五品者。封贈其親。是謂兩子當封。從一高者。其婦人一子任官。當封其母。而父亦任官。若夫之官五品。子之官七品。當從其夫之官而封。贈其母。若子之官二品。父之官四品。五品。當從其子之官。而封贈其母。是謂夫子兩有官。亦從一高者。此指嫡母而言。一代定制。開載甚明。不知始自何年。有父任尚書或侍郎都御史。其次室所生子。或中進士。

或由監生等項出身任郎中主事評事太常等寺典簿等官三年考滿稱職該封贈其生母當依母以子貴隨其已之官品封贈今擬其從一高者徃徃將生

母從其父之官不分存亡俱封贈夫人或淑人是以

此例實為元

夫貴而封其妾非母以子貴受封之義也不可不

為改正切惟政治莫先于倫理倫理莫先于名分必

名分正而後倫理可明前項封贈殊為未當若不釐

正誠恐因襲年久有紊舊制而貽譏後世合無今後

若父任尚書侍郎都御史等官次室所生子或任郎

中主事評事典簿等官三年考滿稱職請給誥敕該

封贈生母者依母以子貴照已之官品封贈不許再

行比例從其父之官封贈其母庶舊制不違人心允

愜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三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陳子龍卧子 何 剛愨人 編輯

樵李黃孟瀾波仙參閱

馬端肅公奏疏

疏 馬文升

恤百姓以固邦本疏 省費用

切惟自古人君之有天下未嘗不以愛養斯民為首  
務也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倦

倦以仁愛養民。凡遇災傷，即免稅糧。雖豐收之年，度其倉廩有餘之處，亦量蠲免。地畝稅糧，什一而稅。凡一應供用果品、牲口、顏料等項，俱于糧石內免糧買辦。未嘗分毫重科于民。視彼成周，尤為過之。列聖相承，咸遵是道，所以人民殷富。而天下晏然。自成化以

來，科派不一，均徑作弊。水馬驛站之尅害，戶口鹽鈔之追徵，加以柴薪旱隸銀兩砍柴擡柴夫役，與夫買辦牲口、厨料、夏秋稅糧、馬草，每省一年有用銀一百萬兩者，少則七八十萬兩，每年如是，所以百姓財匱

觀此，疏知加派物料起自成化為已前之所無

力竭而日不聊生也。一遇荒歉，餓殍盈途，盜賊蠭起，若不痛加減省，大為蘇息，誠恐將來之患，有不可救者矣。乞敕戶部將天下買辦并均徑各照地方從長計議書為一定之規，行令永為遵守。及將洪武年間原報食鹽戶口通行各該布按二司通吊戶口文冊，備查洪武年間原報食鹽戶口數多，今消耗數少者，着實減去。比先戶口數少，今殷富戶口數多者，量為增添十分貧難下戶，免其報口。務足原數。每三十年一次造報。及一應革弊良法，從宜舉行，以蘇民困。而

固邦本。仍乞敕禮部行查光祿寺見今收貯歲用牲口價銀。如果數多。時值收買。比之往年。價值果賤。將派去各處原定價銀。酌量再行減去若干。行令作急徵收銀兩。依限解部。轉送光祿寺交收。隨時收買。應用不致賒欠于人。凡百藥材等項。不係上納本色者。一體減價納銀。庶供用不誤。而民蒙其惠。仍乞敕兵部將民間水馬二站。及遞運所馬價鋪陳工食銀兩數目。及合用廩給口糧。各學齋夫膳夫。俱定爲則例。通行天下遵守。并將養馬地方。或論地免糧。或贖丁册合者。備查節年奏准事例。再行斟酌。盡爲定例。務在均平。南北兩便。使民不受害。而馬無所虧。及乞敕工部。今後凡內府派出買辦木植顏料皮張等項。查照往年奏准事例。估計太多者。具奏量減其數。其成造軍器弓箭弦條。通查在京該庫收貯有餘者。量免成造。裱襖褲鞋。出征軍士多不關領。亦暫且免派折銀。及不係急用之物。俱要斟酌停止。庶財不妄費。而民困少蘇矣。

清屯田以復舊制疏

清屯田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法古為治首  
 定民田驗畝起科以備軍國之用次定屯田上納子  
 粒以給軍士之食此我朝一代緊要制度行之萬世  
 而不可廢者也故工部設屯田一司專掌屯軍牛具  
 犁鏵耜齒等項彼時天下衛所軍士邊方去處七分  
 下屯三分守城腹裏去處八分下屯二分守城雖王  
 府護衛軍人亦照例下屯每屯軍一名有撥屯地一  
 百畝者五十畝者或三二十畝者所收子粒內除一  
 十二石准作本軍月糧仍納餘糧子粒六石上倉所  
有建議者謂所納子粒太多故軍士不納或因而逃

以各衛所倉廩克實紅廟相因而軍士無乏糧之虞  
 迨我太宗文皇帝其於屯田尤為注意創置紅牌  
 事例示以激勸良法冊籍明白無敢欺隱者不知始  
 自何年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以  
 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占盜賣十去其五六屯田  
 有名無實所以各該衛所軍士月糧有一二年不得  
 關支者近該廷臣會議奏准差給事中御史并戶部  
 官一員請敕前去清查各衛所屯田隨該戶部郎中  
 等官王勤等將清查過在京并在外保定等衛所屯



田頃畝及該子粒數目。奏行戶部會官計議定奪。臣因看得本官所奏。清出在京在外衛所屯田。被人侵占等項。共四萬一千餘頃。該徵子粒四十萬八千餘石。中間尚有未能清出者。以其未知某衛所係洪武年間舊設。某衛所係南京并口外調來。一例清查。又多委有司官員踏勘。下人作弊。以此未得其詳。不能清足原額。其南京并南直隸江西等處衛所屯田。清出者尤少。況今軍士月糧累歲不得關支。而歸怨于朝廷。勢官豪軍。侵占屯田。而久享厚利。軍士嗟怨。人心未平。若不再行查冊。設法清理。則占地之家。終爲已業。而屯田之制。終未得復。將來無所憑據。軍士月糧。何從仰給。事之所重。莫先於此。乞敕該部一面咨行南京戶部。於後湖冊庫內檢查。洪武永樂洪熙年間屯田黃冊。一面行查兩京衛所某係舊衛。某係新設。某係各處調來。某衛所幾分下屯。該地若干頃。但係屯田一應事例。通查明白。仍查先差官員已行回報。未足原額數多者。并未經清查去處。各再差官請勅前去。設法清查。若清出七八分去處。不必差官止

馬端肅集 清屯田 五 平露堂

請勅巡撫都御史督令管屯官員清查務足原額方許造冊回京戶部候各處清查完日通行計算停當仍仰各該衛所備造文冊戶部及都布按三司并該衛所各收一本仍造黃冊一本齎送南京戶部轉發後湖官庫如法收貯每十年一次照民冊事例造繳庶使冊籍明白將來有所持循而祖宗舊制不致廢墜矣

重鹽法以備急用疏

鹽法

切惟鹽課者國家之重事民生一日而不可缺者以之備緊急之軍餉以之救凶荒之民命誠有國者之大利濟時之急務也各處鹽課兩淮爲急若使法不嚴而利歸於下人必致用不足而患貽於不測所以歷代相因必重其法仰惟我朝建制之初其於鹽法尤爲嚴重行鹽各有地方販賣不許越境勢要中納者有禁例軍民私販者有重刑所以鹽法通行無敢沮壞至宣德正統年間鹽法漸弛朝廷屢命內臣同在京堂上官員前去清理祛除奸弊懲治豪強使存積鹽課常有數十年之用或遇緊急用兵缺乏糧

餉卒不能至。或地方水旱災荒。軍民缺食。乏糧賑濟。方纔召商中納糧米。賴其飛輓以備急用。上納完足。通關繳部。就給引文。隨到隨支。得利數倍。所以客商樂於中納。而緩急得其所濟。此我朝鹽法之定規也。自成化年間以來。有乞恩求討者。有織造支用者。加以兩京往來勢要船隻。夾帶私鹽數多。又况行鹽地方之不拘私自販賣之無禁。雖有中者。及至到邊。多已不上納糧料。止是折收銀兩。一遇緊急缺糧。復命大臣前去督理。重複勞民買運。所以祖宗鹽法。壞之極矣。若不通行整理。誠恐有誤大事。乞敕戶部通查鹽法。始末舊規。并今日廢壞之由。徑自處置停當。上請定奪。務俾鹽課有餘。而緩急得濟。法令嚴明。而奸弊革除。緊急之軍餉。不致有誤。飢荒之民命。賴有所活。法定之後。永遠遵守。凡一應勢要之家。權豪之人。敢有乞恩沮壞者。許六科十三道官指實劾奏。皇上斷自宸衷。必置於法。庶祖宗舊制不至於廢弛。軍國重務弗被其沮撓矣。

撫流移以正版籍疏

撫流移

切惟戶口以版籍為定。人民以撫字為先。民雖有流

有謂流寇縱橫止因版籍不定民流無歸以致盜

移。法貴乎招撫。若流移者不能招回。則見在者日見

日滋蔓此言雖似迂濶然祖宗朝特重黃冊非但

消耗而軍匠埋沒者多矣。我朝洪武初。招撫流民俱

為糧稅專欲使戶籍清整民安其鄉此則本意也

有定法。彼時人民安業。無多逃亡。遇有灾荒。流移他

所者所司即委佐貳官員帶領各里里甲分投前往

有收去處。尋訪招撫。帶領回還。重加存恤。或給與雞

豚或量免稅糧。蘇息數年。方當差役窩藏流民者有

重罰。隱占不報者。有嚴禁。所以流民易于復業。而版

籍不至于有虧。軍匠不至于埋沒。此誠安民之良規

也。迨至宣德。正統。天順。成化年間。民困財竭。一遇大

荒。流移過半。上司不知行文。有司不行招撫。任彼居

住。詭冒附籍。南方州縣。多增其里圖。北方州縣。大減

其人戶。軍匠消耗。率由于此。年遠者卒難得回。近逃

者。尚可招撫。若不申明舊制。着實舉行。誠恐數十年

後。逃移稅糧。併于見在人戶。賠納日加困苦。無以聊

生。誠非治道之所宜也。乞敕戶部。通行陝西山西河

南山東北直隸巡撫都御史各行所屬大小州縣各

查。自正統元年。以至弘治十六年。某州縣逃移人戶

共若干。曾經招撫復業若干戶。一向未曾復業若干戶。及行湖廣四川南直隸巡撫官。亦通行所屬州縣。各查某州縣安插某布政司某州縣人戶共若干。軍匠民籍若干。添設若干里圖。各州縣備造文冊。俱繳送巡撫官處。咨送北方前項布政司巡撫官。即行所屬州縣。查對相同。委有前項迯移人戶。仍各差佐貳官帶領里老甲首前去各該州縣關取如已生成家業者。分房前去承種田地。辦納糧差。其餘願在彼居住者。聽從其便。此外別有招撫良法。從宜具奏施行。如此庶流民復其原業。而版籍不至于大虧矣。

革大弊以蘇軍民疏

馬快船

照得洪武年間。建都金陵。一應京儲。四方貢獻。蜀楚江西兩廣。俱順流而下。不二三月可至京師。福建浙江直隸蘇松等府。雖是逆流地方。甚邇。不一二月可抵皇都。北方賦稅止供各邊。不勞遠運。所以民不受害。而得遂厥生。迨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其南京并各處進貢方物數少。尚未有馬快船隻之差。至宣德正統年間。以後或裝載薦新品物。及南京所造

高廟不移都。或亦為休息民力。

篩簸等項用船數多。所過州縣。動撥人夫千百名。其夫俱係附近州縣衛所。出辦銀兩。雇覓少則用銀十數餘兩。多則三五十兩。一年之間。自儀真抵通州。所用雇夫等項銀。不下十數萬兩。俱係小民膏脂。而不係賦稅。洪武年間。裏河軍民。未嘗遭此困苦。來京馬快船隻。其弊固多。而進鮮者。其害爲甚。且進鮮乃

朝廷敬奉祖宗之意。固不可闕。今所進鮮物。若青梅小竹笋。蓮藕苔菜。宣州梨。蓋因太祖高皇帝南京踐祚之時所用。故猶進奉供薦。今京師果品菜蔬。雪

梨青杏。比之南京所產者。其味尤佳。隨時供薦。亦可將敬。又奚待于南京者。臣任南京兵部尚書之時。備知內府針工局。邇年將在南京內官內使所用鋪陳衣服。該用絹布。俱于在京該庫關出用馬快船裝載。差內官或內使管運前去南京織染局。染造。差去官到彼。俱支廩給下程。一年該用銀數百餘兩。俱係上元等二縣出辦。待其染完。南京兵部復撥馬快船裝運來京。南京內官內使者。此中做成衣服鋪陳。仍關支絹布。復用馬快船隻。一同裝載。差官管運前去南

京滌造交割。歲以爲常。此裏河軍民受害第一大弊也。臣思天下之弊。有大小。有遠近。若弊之小而近者。革之而遠且大者不革。豈能回天意而蘇民困哉。况裏河實南北喉襟之地。我朝鴻圖億萬年。若革裏河前項馬快船之弊。則軍民蒙億萬年之利。若前弊未革。則軍民受億萬年之害。利害之間。向背所係。又况我列聖相承。咸以愛養黎元爲心。雖皇上篤於大孝。以奉祖宗。但祖宗在天之靈。憫念軍民困苦。亦必爲之不憚。伏望 皇上將臣所言。乞勤乙夜之覽。斷

自宸衷。將前項薦新。如青梅蓮藕。宣州黎苔菜之類。於中量免進奉。省少船隻。其餘楊梅枇杷鱔魚。北方不產者。照舊進奉供薦。其兩京內官內使。合用該滌布絹。每年該局行移該部計算。一年該用若干數。俱于南京該庫交收。該局每年預先奏行南京該部。并南京守備太監。再行查算明白。照數就於南京該庫支送。南京織滌局滌造完備。該南京內官內使者。就彼支與應用。免其運來。以省勞擾。

爲嚴武備以伐北虜奸謀事疏

接待貢使

切照北虜自成化十三年遣人進貢之後迨今一十二年屢在邊方為患今無上事而自遣使進貢此蓋我皇上即位以來任賢選將勵精圖治德化溥及於四海威名遠振于外夷之所致也抑或北虜聞我憲宗皇帝上賓皇上嗣登寶位故來窺我虛實亦未可知也且北虜之奸謀詭計固難測度而在我之預防誠不可不嚴故兵法有曰上兵伐謀往年故事凡北虜進貢京營差撥官軍接至居庸關既至會同館必照人數多寡撥與馬匹騎坐上直官軍必貼班

侍衛皆所以壯軍容而振國威也其迎接軍馬并騎坐馬匹及上直侍衛軍人并撥去居庸關防護者俱係步軍中間老弱者尤多义刀長鎗盔甲大半損壞夷侍衛軍人老弱者尤多义刀長鎗盔甲大半損壞夷人所騎馬匹俱是瘦損而軍多羸老且在京各營軍不足則示之以有餘此伐也馬乃謀之道也朝廷之六師也侍衛軍士乃朝廷之禁軍也居重馭輕兵之至強莫過于此彼虜在大同見我邊軍精強如此若見我前項軍馬其啟彼輕視之心也必矣必須揀選精壯軍馬另關新鮮軍器盔甲庶



可壯國威而伐彼之奸謀。乞敕兵部先將上直官軍預爲揀選。老弱之數暫爲退出。另選精壯之人補數。臨期關與內府鋒利鮮明盛甲軍器。仍令把總管領官員嚴加鈐束。其隊伍立站之間。行伍疎密。俱要如法。務有精銳之氣。不許似常喧嘩錯亂。其該去居庸關防護軍馬。乞敕該營總兵官亦要選撥十分上等馬隊軍人。并在京擺隊官軍。俱要關領內府收貯上等盛甲軍器。其部伍進退。務要其止如山。其行如雲。凜然節制之兵。而有不可犯之勢。其差去把總官亦

要驍勇老成。使彼望而畏之。知其爲中國之將。而不敢萌侵犯之心。會同館答應夷人騎坐馬匹。亦要撥與上等有膽好馬。精壯有識軍人。不可將瘦小馬匹罷弱軍人。一槩撥去。致使輕侮。本館年久損壞床帳器皿不全。乞敕兵部量爲脩理。以備應用。仍敕禮部行令大通事選差善曉夷語之人。假作館夫名色。混入館夫之中。專一密聽北虜言語。察彼心事。每日報與大通事密切具奏。以憑防閑。仍乞敕光祿寺將今次進貢夷人飲食。稍加豐厚。以敦懷柔之道。彼虜感

我之恩。畏我之威。釁隙無由而啟。雖小犯邊。不足深慮。及令巡街御史督令五城兵馬錦衣衛官校。嚴加禁約。閑雜人等。不許私下擅與北虜交接。及令夷人無故出入外境。入軍民之家。往來自由。如此則我之虛實。彼不能知。而彼之奸謀。我先伐矣。萬一北虜果來窺我虛實。若不如是預防。破其奸謀。彼虜出塞。爲患非細。臣叨任大臣。同國休戚。况職總風紀。事所當言。苟有所見。不敢緘默。

爲驅虜寇出套以防後患事疏

驅虜出套

弘治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有巡撫延綏都御史黃綬差舍人房正奏事到京。前來本院投文。臣當臺詢問地方事情。本舍說稱虜賊俱在河套。近邊墻居住。日逐射獵。通事回話答說。並不做賊搶掠。到明春要來進貢。臣切惟胡虜爲患。自古而然。勢盛則搶掠。勢衰則北遁。近年以來。東則在於大同宣府。西則在於延綏寧夏。丹西則在於甘涼。趁逐水草。時或出沒。此虜賊之常態也。以今日虜勢論之。部落分散。固不足深慮。但我武備不振。芻糧不足。亦在所當憂。成化四年。

虜酋阿樂出亂加斯蘭上居河套犯我邊陲。朝廷命將出師往彼征剿。彼欲緩我之師。亦嘗遣人進貢。由偏頭關經大同赴京。朝廷賞賚甚厚。回套之後。大舉入寇。仍前剽掠。至成化九年冬。方逐出套。復犯大同宣府。又已數年。軍勞于征戰。民困於轉輸。幸而虜賊自相讐殺。邊方稍寧。及太監汪直之啟釁。總兵官許寧之失律。官軍喪敗。所不忍言。仰惟皇上嗣登寶位。威德遠及。虜酋向化。遠貢闕廷。今此虜居於河套。近邊牧獵。聲言春間又要進貢。臣切思河套之

中地方千里。草木茂盛。禽獸繁多。北有黃河。南近我邊。河水開後。彼藉黃河之險。而不慮零賊之偷其馬匹。又得時常出沒。以掠我之生畜。欲居河套之心。無時少忘。迺年冰結之後。虜必擁衆進入。但野草燒燎已盡。馬無所食。不能久居。隨復出套。所以套中十數年餘。久無邊患。今此虜居於套中。不復搶掠。意在緩我之兵。春初卽來進貢。必湏似往年從榆林由偏頭關經大同而來爲詞。不從則阻彼向化之心。從之則貽我邊無窮之患。彼旣進貢。餘衆居于套中。從容就

草牧馬比及彼回草芽已茂馬臆已壯欲令彼出套彼必藉言河冰已開倘此虜背我國恩入寇剽掠陝西邊患何時得已况今各處府庫未見克實陝西人民未獲蘇息供給轉輸賴之何人及甘涼一帶見今亦有聲息而哈密地方又被殘破萬一如臣所慮事之可憂莫大於此乞敕兵部再行查訪果有前情另行計議請敕延綏鎮守總兵巡撫等官一面用心操練軍馬嚴加防禦一面令通事與彼答話既要進貢早為出套還從大同赴京

外夷入貢路徑所由必

須照例分定處所不得聽其任意請乞以致別生  
 以由榆林進貢為詞緩我之兵大張兵勢或別有奇謀務要逐彼出套不可容彼久住貽患邊方庶官軍免征戍之苦生靈無轉輸之勞而朝廷亦無西顧之憂矣

為預防虜患以保重地事疏

防守甘涼

臣切聞事貴蚤圖患當預防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制治于未亂此皆防患于未然圖事于未萌也凡事固然虜患尤甚切照甘涼地方乃古胡虜左賢王之地漢武帝傾海內之財勞數十萬之眾方克取之設

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之右臂。蓋北則胡虜所居南則番戎所處。若不分而離之。使番虜相合。不下數十餘萬。而中國何以當之。則甘涼地方誠爲西北之重地也。漢唐之末。終不能守。而趙宋全未能得。至我朝復入職方。設立都司。屯聚重兵。故我太宗文皇帝深謀遠慮。首命內臣總兵以鎮守其地。邊境晏然。無事干戈。後至正統初年。虜酋朵兒只伯等爲患數年。靖遠伯王驥定西侯蔣貴始克平之。迨至天順年間。虜酋孛來毛里孩等侵犯此地。朝廷命將出

師。未能剿平。旣而寧夏副總兵仇廉前去截殺。兵過蘭州迤北。輕率寡謀。被虜所誘。數萬人馬喪亡過半。自後虜賊入于河套。侵擾陝西。而甘涼地方稍爲寧靜。近自成化二十年以來。此虜知彼將不得人。生畜蕃息。復往彼處侵擾者。又數年矣。不入則已。入則必得厚利而去。所在生畜搶掠殆盡。而人口擄出者不可勝計。况先因進貢等項。各該衛所罷困已極。所以虜賊知我虛弱。益肆猖獗。而侵擾之心未嘗少已。且陝西路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

拒守河橋。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近日本院節准兵部咨文。該甘涼等處鎮守總兵等官。具奏達賊入境。或五六十騎。或一二百人。其所在各城堡。官軍所報。不曰追至某處。路遠天晚。恐墮賊計。掣兵回還。必曰用箭射死賊人數多。俱被鈞拖去訖。未嘗見其奏有挫衄賊鋒。斬獲賊級數多者。止是陝西靖虜衛官軍。斬獲達賊首級三十七顆。而人民被其擄掠者。亦不知其幾何。况邇因甘涼等處闕

糧。陝西臨鞏二府人民。已經僣運數次。困苦不勝。近該巡撫甘涼都御史羅明差來奏事。舍人石玘。臣等詢問。說稱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達賊自涼州直抵陝西蘭州一帶。入境搶掠四五日。得去頭畜人口。不知其數。今甘涼總兵等官奏稱。止被達賊搶去。夜不收馬五匹。且前項達賊連年搶掠。每得厚利。邊將畏懼罪責。往往惟務隱蔽。誠恐此賊窺知我邊糧闕。兵寡。卽目天氣炎熱。遠遁窮荒。固覺無事。但恐秋高。馬肥。弓勁之日。糾合別種部落。擁衆入寇。我

邊無備。不無又遭蹂躪。年復一年。彼賊益為得志。而甘涼之地。大有可憂。乞勅兵部計議甘涼各城見有馬步官軍若干。若達賊擁眾犯邊。有無足設調用。如或兵數不足。預調何處客兵前去截殺。雖曰延緩調兵三千。往來不常。久住則虛費糧草。頻回則徒勞士馬。遇賊入寇。緩不及事。如何為宜。及行彼處總兵等官計議。賊若擁眾侵犯。用何方畧。挫其初來之鋒。設何奇謀。遏其深入之勢。賊若據守河橋。援兵從何而進。糧運從何而通。方畧早定。人馬預集。務使此虜大遭挫衄。不敢犯我邊方。用紓朝廷西顧之憂。永絕邊陲侵掠之患。明白具奏。期于必行。

為慎守備以防不虞事疏

守備南京

切惟南京祖宗根本重地。陵寢宮闕之所在。百官衙門之攸存。永樂洪熙年間。俱命皇太子監國。至宣德年。方命武職重臣。與老成太監守備。後又添協同守備武臣。并叅贊機務文臣各一員。無非欲修飭武備。總理機務。統攝人心。而防不虞。其任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自來四處操練軍馬。操江船者。在于上新河。

大教場與神機營俱在城南。小教場在于城內。不知比先何等武官坐營管操。近年以來有係指揮坐營管操者。間有都指揮都督者。其守備內外官員。止是每年春秋二次。親詣各教場閱視軍馬。所以軍馬未甚精強。其各門守門官員亦不十分嚴謹。臣昔年亦嘗在彼叅贊機務。所以備知其詳。况南京城內城外四方逋逃。并趁食等項。有種之人。俱集于此。門禁之寬嚴。軍馬之強弱。無不知悉。矧居大江下流。而上有荆襄武昌豫章俱係重鎮。自古必命重臣鎮守其地。

正以屏蔽金陵。且如近者寧王固居上流。乃敢潛蓄異謀。使其異謀果成。順流而下。南京城中無備。倉卒之間。何以支持。事之可憂。莫大于此。幸而天佑國家。殲彼凶殘。早爲敗露。今四方水旱災傷。民財困竭。奸凶之徒。難保必無。而所在兵食又多不足。任南京守備之責。誠宜日夜關心。而嚴爲預防也。預防之道。修武備。謹門禁。察奸宄爲先。此非臣之過應。實亦職任當爲。近南京神機營小教場闕坐營官管操。至今半年之上。不見具奏補官。不知軍馬付之何人管理。誠



恐闕官日久武備廢弛乞降敕南京守備內外官自今各要同心戮力彼此協和操練軍馬振揚威武嚴謹門禁防察奸宄照依在京提督太監總兵事例不時輪流親詣各教場提督操練務使軍馬強盛威武奮揚門禁謹嚴關防詳密足以懾服人心而潛消奸宄紆九重南顧之憂保國家萬年之業其於委任斯無所負。

爲禁伐邊山林木以資保障事疏

禁伐邊木

切惟帝王之有天下禦外侮固賴乎兵威之盛亦藉

乎山川之險故周漢都關中得四塞之固而國綿延趙宋都汴京無險阻之利而虜寇憑陵仰惟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奄有萬方定鼎金陵統馭夷夏其於四方之險無所不飭而於北虜尤注意焉故于甘肅大同宣府大寧遼東俱設都指揮使司并于寧夏設立數衛以屯重兵又建封肅慶代谷寧遼等王以爲第一藩籬其寧夏有賀蘭山黃河之險復自偏頭鴈門紫荆歷居庸潮河川喜峰口直至山海關一帶延袤數千餘里山勢高險林木茂密人馬不通實爲

第二藩籬。而居庸關迤東。又命太傅魏國公徐達。修理數年。尤為完固。封疆之險。非前代之所能及。迨我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續紹鴻圖。以為金陵雖古帝王之州。終是偏居一隅。河北之地。切近胡虜。精兵健馬。甲于天下。若非建都。難保無虞。乃遷都北平。一面而制天下。且易于控制北虜。神謀睿算。亦深且遠矣。永樂宣德正統年間。遼山樹木。無敢輕易砍伐。而胡虜亦不敢輕犯。自成化年來。在京風俗奢侈。官民之家。爭起第宅。木植價貴。所以大同宣府規利之徒。官

員之家。專販筏木。往往雇覓彼處軍民。糾眾入山。將應禁樹木。任意砍伐。中間鎮守分守等官。或徼福而起。蓋淫祠。或貽後而修造私宅。或修蓋不急衙門。或饋送親戚勢要。動輒私役官軍。入山砍木。牛拖人拽。邊備失其一也艱苦萬狀。其本處取用者。不知其幾何。販運來京者。一年之間。豈止百十餘萬。且大木一株。必數十年方可長成。今以數十年生成之木。供官私砍伐之用。即今伐之。十去其六七。再待數十年。山林必為之一空矣。萬一虜寇深入。將何以禦。是自失其險阻。而撤其

伐木一事既損地險又役軍人是

邊備失其一也

藩籬也。靜言思之，實可寒心。本部雖嘗節次奏准，請給聖旨，榜文發去，沿邊張掛曉諭，禁約軍民人等，犯者俱發烟瘴地面克軍，但立法在乎上，而行法在乎人。今鎮守等官已既縱人採取，何以禁約軍民。年復一年，誤事非細。請敕沿邊守臣嚴飭險阻，以保障京師。謹題請旨。

為修飭武備以防不虞事疏

京師武備

此篇論武備數事最為詳切

切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修否。武備修，則四夷知懼，盜賊斂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恣橫，奸雄窺伺，而

天下危矣。昔殷高奮武於荆楚，周宣講武於洛邑，故詩書稱之以為盛事。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期，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迨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其于武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

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至今讐耻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應故事。終不能克足原數。矧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見在不滿七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而陝西山西之兵。亦多戍守各邊。所以腹裏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

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

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爲十

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

啟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尚以爲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雇工等項。月用銀

一兩一二錢。行糧糶賣不得食用。負累疲弊。率多逃

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于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藉乎馬。洪武永樂年間。

京衛于空野官地。置立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足堪牧放。春冬又全支料。艸以備餵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卽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己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卽那往西山一帶四散。趁牧中。鬪多有潛回原衛之數。一時調用。卒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預賣與人。况六箇月止。鬪草二箇月。每月止折與銀二錢。通不穀一月支用。且人無食

必死。馬無艸必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艸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俱支糧。馬不支艸。夏秋旣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餵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亦爲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精強。尤在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盔甲。廠所造軍器。每見守衛軍人披帶盔甲。其甲中不掩心。下不遮

臍葉多不堅。袖長壓肩。全不合式。盔尤太重。卽今京衛軍士常操弓矢。多係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尙不能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數十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入已。間有成造

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兵器不精。亦莫有甚于此時也。雖軍馬克足。兵甲堅利。若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資。操持可取。善撫士卒者。但中間多有貪利害。軍年老有疾。而士論不歸者。本部已嘗奏行天下。各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將不得人。亦莫有甚于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克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

京營教場操練軍士。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刀而刃法未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于馬匹。猶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卽爲住操。所以馬多生拘。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霄壤之不侔。矧鞍轡銜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于此時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况近日北虜大

衆近邊。遞送番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不要減去一人。似有啓釁之意。既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跡。且北虜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不示我以弱而緩我邊備。以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夫京師以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卽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爲密邇。本邊軍馬雖強。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

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爲修飭。誠恐年復一年。愈加廢弛。不無有誤國家大事也。

爲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事疏

刊印武經

切惟人君之治天下。文德武備相資並用。武備莫先于將。將得其人。則武備自脩。兵威不振。可以懾伏四夷。潛消奸宄矣。且古之爲將者。必學之于師。十數年而後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得也。蓋兵法始于黃帝。本之井田。其來已久。禹征三苗。誓師之詞。兵法已具。其後周之太公。吳之孫子。齊之穰苴。魏之吳起。漢之張

良。唐之李靖。皆學兵之久而號知兵。今武經七書。皆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奧。世之講明者少。雖兩京設有武學。以教幼官。并應襲舍人。但教官亦多常流。不能講明七書之旨。况我朝機密兵書有禁。人不敢習。所以將材甚爲難得。近該本部節次奏行內外大小衙門。訪舉但有諳曉韜畧。堪爲將官者。起送來京。經今許久。未見舉薦一人。目今除在京各營提督武職大臣。出自將門。韜畧素諳。固有其各邊將官。亦止是或號令嚴明。或弓馬熟閑。或持已頗廉。或愛君頗仁。



者求其洞曉韜略。謀勇兼資。如古之名將者。亦不多見。昔宋因有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累命儒臣編集兵書。其目實繁。獨武經總要一書。乃宋仁宗命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等編定。仁宗自爲之序。頒賜內外武職重臣。其中所載戰陣攻守行兵布營邊防地里。一切器具。與夫軍中合用事宜。酌古準今。靡不該載。武職官員。若肯熟讀講解。存之于心。施之于事。雖不如古之名將。亦可克任邊方重寄。况不係机密兵書。在律條亦所不禁。各處不敢擅自鏤板。所以武職官

員多未得見。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材乏人。邊事雖非趙宋之比。固不足慮。但西北胡虜。與我密邇。自古所不能滅。屢爲中國之患。萬一有警。勢甚猖獗。倉卒之間。邊乏良將。將何以禦。乞敕內閣儒臣。檢尋如有古本武經總要。校正明白上進。仍乞敕司禮監將此書從新刊板。務在字樣真正。用好紙刷印數百部。頒賜兩京公侯伯都督武職大臣。并各邊鎮守總兵太監巡撫都御史官員。并本部及兩京武學各一。諭令其如法收貯。在各邊者永遠相傳。凡遇交代。不

許帶去及損壞遺失各官務要時時觀看十分精熟  
毋得視為虛文庶將材可得而兵寄不至乏人矣



